# 南雷文定

前集
三集
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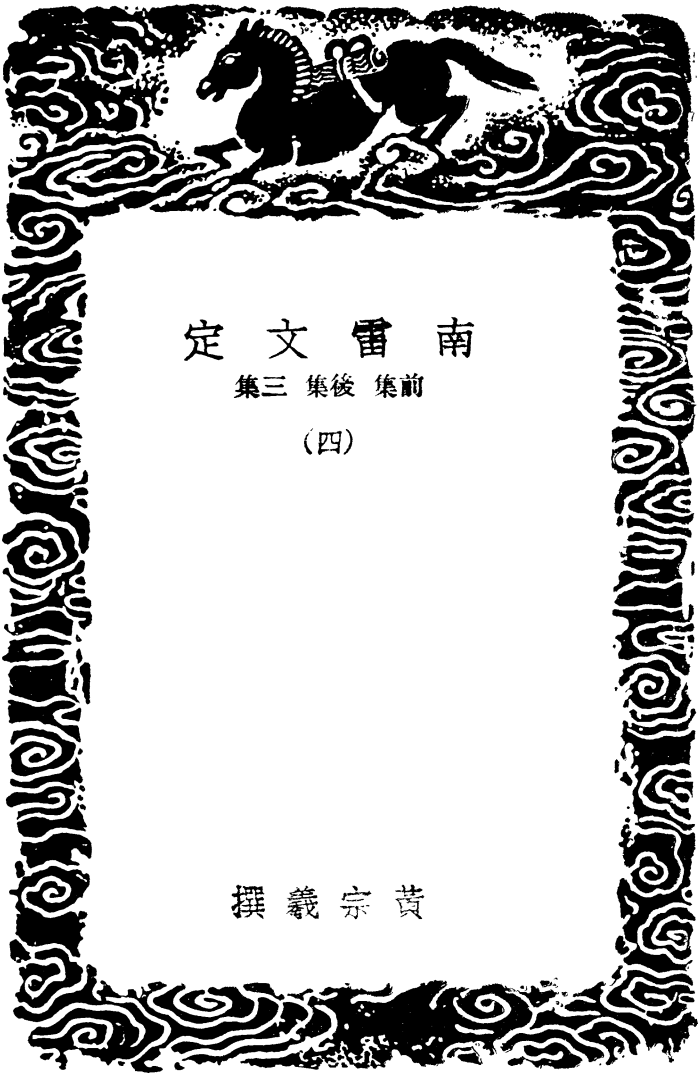
四

#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雷文定南

前集 後集 三集

（四）

黃宗羲撰

# 南雷文定三集目錄

卷一……一
尚書古文疏證序
易學象數論序
鄭禹梅刻稿序
天嶽禪師詩集序
錢退山詩文序
范道原詩序
贈黃子期序
淮安戴氏家譜序
安邑馬義雲詩序
馬虞卿制義序
西山日記題辭
平陽鐵夫詩題辭

顧君榮生六十壽序
天嶽禪師七十壽序
餘姚縣重修儒學記
傳是樓藏書記
與李郡侯辭鄉飲酒大賓書
再與李郡侯書
與康明府書
卷二……二一
董在中墓誌銘
董吳仲墓誌銘
御史余公墓誌銘
清溪錢先生墓誌銘
千秋王府君墓誌銘
鄭峕陽先生墓表
參議密菴陸公墓碑

桐城方烈婦墓誌銘
節婦金孺人墓誌銘
卓母錢孺人墓誌銘
東星禪師塔銘
豐南禺別傳
兵部尚書李公傳
周節婦傳
余恭人傳
廣師說
卷三……四七
金石要例 附論文管見

# 南雷文定三集卷一

餘姚　黃宗羲　太冲著

## 尚書古文疏證序

吳草廬以古文尚書之僞。其作纂言。以伏氏二十八篇爲之解釋。以古文二十五篇。自爲卷帙。其小序分冠於各篇者。合爲一篇。置於後。歸震川以爲不刊之典。郝楚望著尚書辨解。亦依此例。然俱未之議及古文者。以吳傳攷之。則多矛盾。既云安國之學。以授都尉朝。朝授庸生。庸生授胡常。胡常授徐敖及王璜塗惲。塗惲授賈徽。徽以授其子逵。其傳授歷然。何以後漢書又稱扶風杜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同郡賈逵爲之作訓。則其所授於父者何書耶。既言賈逵爲古文尚書作訓。何以逵之所訓者。止歐陽、夏侯之書。而不及其他也。又云馬融作傳。鄭康成作注。何以康成之注書序。有泪作、九共、典寶、肆命、原命。而無仲虺之誥、太甲、說命諸篇也。卽篇名同者。亦不同其文。如注禹貢。則引允征云。篚厥玄黃。紹我周王。乃孔書之武成文也。又云。康成傳其孫小同。小同與鄭沖同事高貴鄉公。沖以古文尚書教授。其學未絕。何以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史傳之矛盾如此。若以文辭格制之不同別之。而爲古文者。其采緝補綴。無一字無所本。質之今文。亦無大異。亦不足以折其角也。唯是秦火以前。諸書之可信者。如左氏內外傳。孟子、荀子、墨子之類。取以證之。庶乎思過半矣。嘉靖初。旌川梅鷟著尚書譜一篇。取諸傳記之

語與二十五篇相近者類列之以證其剽竊稱引極博然於史傳之異同終不能合也淮海閻百詩寄尚書古文疏證四卷屬余序之余讀之終卷見其取材富折衷當兩漢時安國之尚書雖不立學宮未嘗不私自流通逮永嘉之亂而亡梅賾作僞書冒以安國之名則是梅賾始僞顧後人幷以疑漢之安國其可乎可以解史傳連環之結矣中間辨析三代以上之時日禮儀地理刑法官制名諱記事句讀字義因尚書以證他經史者皆足以祛後儒之蔽如此方可謂之窮經其原夷族禍始於泰誓短喪作俑於太甲錯解金縢而陷周公之不弟仁人之言有功於後世大矣憶吾友朱康流謂余曰從來講學者未有不推源於危微精一之旨若無大禹謨則理學絕矣而固僞之乎余曰此是古今一大節目從上皆突兀過去允執厥中本之論語惟危惟微本之荀子論語曰舜亦以命禹則舜之所言者卽堯之所言也若於堯之言有所增加論語不足信矣人心道心正是荀子性惡宗旨惟危者以言乎性之惡惟微者此理散殊無有形象必擇之至精而後始與我一故矯飾之論生焉後之儒者於是以心之所有唯此知覺理則在於天地萬物窮天地萬物之理以合於我心之知覺而後謂之道皆爲人心道心之說所誤也夫人只有人心當惻隱自能惻隱當羞惡自能羞惡辭讓是非莫不皆然不失此本心無有移換便是允執厥中故孟子言求放心不言求道心言失其本心不言失其道心夫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不失人心而已然則此十六字者其爲理學之蠹甚矣康流不以爲然嗚呼得吾說而存之其於百詩之證未必無當也

## 易學象數論序

夫易者範圍天地之書也廣大無所不備故九流百家之學俱可竄入焉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說而於易之本意反晦矣漢儒林傳孔子六傳至菑川田何易道大興吾不知田何之說何如也降而焦京世應飛伏互爻互體五行納甲之變無不具者吾讀李鼎祚易解一時諸儒之說穢蕪康莊使觀象玩占之理盡入於淫瞽方技之流可不悲乎有魏王輔嗣出而注易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日時歲月五氣相推悉皆擯落多所不關庶幾潦水盡而寒潭清矣顧論者謂其以老莊解易試讀其注簡當而無浮義何曾籠落元旨故能遠歷於唐發爲正義其廓清之功不可泯也然而魏伯陽之參同契陳希夷之圖書遠有端緒世之好奇者卑王注之淡薄未嘗不以別傳私之逮伊川作易傳收其昆侖旁薄者散之於六十四卦中理到語精易道於是而大定矣其時康節上接种放穆修李之才之傳而創爲河圖先天之說是亦不過一家之學耳晦菴作本義加之於開卷讀易者從之後世頒之學官初猶兼易傳並行久而止行本義於是經生學士信以爲義文周孔其道不同所謂象數者又語焉而不詳將夫子之韋編三絕者直等之賣醬箍桶之徒而易學之榛蕪蓋仍如焦京之時矣自科舉之學一定世不敢復議稍有出入其說者即以穿鑿誣之夫所謂穿鑿者必其與聖經不合者也摘發傳注之訛復還經文之舊不可謂之穿鑿也河圖洛書歐陽子言其怪妄之尤甚者且與漢儒異趣不特不見於經亦是不見於傳先天之方位明與出震齊巽之文相背而晦翁反致疑於經文之卦位生十六生三十二卦不成卦爻不成爻一切非經文所有顧可謂之不穿鑿乎晦翁云談易者譬之燭籠添得一條骨子則障了一路光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

統體光明。豈不更好。斯言是也。奈何添入康節之學。使之統體皆障乎。世儒過視象數。以爲絕學。故爲所欺。余一一疏通之。知其於易本了無干涉。而後反求之程傳。或亦廓清之一端也。

## 鄭禹梅刻稿序

東坡以黃茅白葦比王氏之文。余以爲不獨王氏也。濂、洛、崛起之後。諸儒寄身儲胥虎落之內者。余讀其文集。不出道德性命。然所言皆土梗耳。高張凡近。爭匹游夏。如此者十之八九。可不謂之黃茅白葦乎。其時永嘉之經制。永康之事功。龍泉之文章。落落崢嶸於天壤之間。甯爲雷同者所排。必不肯自處於淺末。蓋自有宇宙以來。凡事無不可假。唯文爲學力才稟所成。筆纔點牘。則底裏上露。不能以口舌貴賤不可以時代束縛。故六朝脂粉之世。而有徐庾。西崑驅染之世。而有楊劉。卽在黃茅白葦之中。未嘗掩其本色也。近時文章家。共推歸震川爲第一。已非定論。不過以其當王李之波決瀾倒。爲中流之一壺耳。然震川之所以見重於世者。以其得史遷之神也。其神之所寓。一往情深。而紆迴曲折次之。顧今之學震川者。不得其神。而求之於枯淡。夫春光之被於草木也。在其風烟縹緲之中。翠豔欲流。無迹可尋。而乃執陳根枯榦。以覓春光。不亦悖乎。宋景濂言文有九病。其一種臭腐闕茸。厭厭不振者。非此之謂歟。吾友鄭禹梅深於經術。而取材於諸子百家。仁義之言。質而不枯。博而不雜。如水之舒爲淪漣。折爲波濤。皆有自然之妙。其於震川。有不期合而合者矣。嗟夫。文章之在古今。亦有一治一亂。當王李充塞之日。非荊川、道思、與震川起而治之。則古文之道幾絕。逮啓禎之際。艾千子雅慕震川。於是取其文而規之。而矩之。以昔之摹倣

於王李者摹倣於震川蓋千子於經術甚疎其所謂經術蒙存淺達乃舉子之經術非學者之經術也今日時文之士主於先入改頭換面而爲古文競爲摹倣之學而震川一派遂爲黃茅白葦矣古文之道不又絕哉使禹梅之文大行於世吾知又爲一治故余敍禹梅之文不僅爲禹梅言也

## 天嶽禪師詩集序

當今之世士君子不可爲者有二講學也詩章也束髮授四書卽讀時文選時文者借批評以眩世不知先賢之學如百川灌海以異而同而依傍集注妄生議論認場屋爲兩廡年來遂有批尾之學詩自齊楚分途以後學詩者以此爲先河不能究宋元諸大家之論纔曉斷章爭唐爭宋特以一時爲輕重高下未嘗毫髮出於性情年來遂有鄉愿之詩然則爲學者亦惟自驗於人禽爲詩者亦惟自暢其歌哭於世無與也不然剌辨紛然時好之焰不可向邇此無他兩者皆以進取聲名爲計瞬睨庸妄貴人於蹄涔盃杓之間不得不然也學姑無論詩盍求諸方外乎方外以忘世爲教何所趨避今日梵吉之徒褻語成言鼓扇愚俗支那撰述大概出此又在方內之下矣余嘗太息於斯天嶽晝公以直木堂詩集寄余評定余閱之兩日方畢五言古取裁於謝而以輕清敵其鎚鍊七言律似香山而不遷就老嫗之解不解然其至處自在五律凍澗枯槎霽雨孤籟務爲孳斂上之入王孟之室次亦不落大復以下豈獨振響於僧中者哉余於近日釋氏之詩極喜澹歸及徧行集出粉墨黜雜矣雪嶠之詩在語風得之無意開先不能繼也錢牧齋搆憨山未刻之集余繙不過數葉粗厲呶叫之音觸目生憎絕不似道人語況於下此者乎今乃得

之畫公。余昔訪公於平陽。平陽祖席也。海內望之。如五山十刹。易於名世。而公唯以脫去爲幸。單丁土竈。榮於金碧。烟霞中人物。恍然自有神遇。無俟於剞心燥吻而後工也。雖然。作詩難。知詩者尤難。劉會孟言吾之評詩。過於作者用意。故會孟談詩。世人鮮能及之。牧齋嘗爲一知半解。顧牧齋於明詩。去取失倫。畫公之詩。自有會孟其人者嗟賞之。則以余爲知言。

## 錢退山詩文序

余過甬上。適退山自淮歸。出其詩文屬余評定閱之終卷。其家傳足補史氏之闕文。其談詩能留風雅之墜緒。蕙芷芳潔。非紅塵變場中筆墨也。慨自唐以前爲詩者。極其性分所至。鉥心劌腸。畢一生之力。春蘭秋菊。各自成家。以聽後世之品藻。如鍾嶸之詩品。辨體明宗。固未嘗墨守一家。以爲準的也。至於有宋。折衷之學始大盛。江西以汗漫廣莫爲唐。永嘉以瓶鳴吻吷爲唐。即同一晚唐也。有謂其纖巧釀亡國之音。有謂其聲宏還正始之響。學崑體者。謂之村夫子。學郊島者。謂之字面詩。入主出奴。謠諑繁興。莫不以爲折衷羣言。然良金華玉。並行而不悖。必欲銖兩以定其價。爲之去取。恐山川之靈氣。割裂於市師之手矣。退山言作詩者。固當出之以性情。尤當擴之以才識。涵濡蘊蓄。更當俟之以火候。三者不至。不可以言詩。此與宋景濂五美之論。互相發明。其於古今作者。有品藻而無折衷。蓋不欲定於一家。以隘詩路也。嗟夫。退山飄零鯨背。與蜑戶鰕人。共夫烟火。十死之餘。人世富貴福澤之氣。煎銷淨盡。而後甘苦鹹酸之味始出。嗟夫。退山詩即工矣。究竟何用。不過與悲蟬啼蛩爭鳴楓林葦叢間。彼作爲雅頌。陳之廟堂者。皆時文

捷徑之人物也。於退山乎何有。

## 范道原詩序

余在語溪。得交范道原。道原往江右。余附書陳士業。而士業已卒。道原爲余弔之。知其能信友也。丁巳在海昌。道原偕門人呂仁祖來講院。留之信宿而去。從此杳不相聞。今年戊辰。從子廉遠自武林返。得道原書。以已刻未刻詩稿待余評定。且言舊稿於乙巳曾經余句除作序。余忽忽忘之。竟不知所序作何語也。今展卷讀之。愛其情事迫切。音節諧婉。如行雲流水。無纖芥疑滯。他人苦思所不能得者。出之以平易。不必問其作何家數。固是詩道中之當行也。余老矣。飾巾待盡。未知與道原相會何日。有懷不可不罄。世風不古。今人好議論前人。四書讒畢。即辨朱陸異同。今古未分。即爭漢宋優劣。至於言詩。則主奴唐宋。演之而爲北地、太倉、竟陵、公安。攻北地、太倉者。亦曾有北地、太倉之學問乎。攻竟陵、公安者。亦曾有竟陵、公安之才情乎。拈韻把筆。胸中空無一物。而此數者。名目擾擾。盤結不可但已。究之出其所作。好醜仍是其人本色。未能於數目中有所增加也。虞山於兩派各有訾嗷。余遇閻古古於廬山。極詆虞山評選之謬。令古古集出。大略多是門面。絕無情語。又不得不以詆虞山者詆之矣。則知相詆無有已時。豈如里婦市兒之罵。以先息爲屈乎。道原主持風雅。但勸世人各做自己詩。切勿替他人爭短爭長。則詩道其昌矣。

## 贈黃子期序

先忠端公司李寧國時。閩人林柱字乾維。畫一小像。殉節以後。曾鯨字波臣。至姚。依林本幅寫一通。二君

皆名筆張之影堂魂神不遠歲庚寅余弟晦木爲馮氏牽染聶丞操兵到門抄掠以去二幅化爲雲烟余百計訪求不獲遂令邑人李和追摹僅得髣髴錢牧齋謂先公狀若天神者不可得矣太夫人累年每畫小像皆出凡手最後有慈谿魏霞生者無所傳授多爲村落傳神無有不肖爲太夫人晚年圖眞稱合作余甚喜欲令追畫先公而霞生輒死今歲戊辰六月子期自武林觸暑來訪子期出蕭山大藏宗支爲吾大年伯諱可師丙辰與先公同榜官行人孫行以傳神著名海內其師爲謝文侯文侯師曾波臣遠有端緒余因令寫先公末後伍員識語及蛾山夫子泣別像太夫人禮斗誦經二像曲盡思致而其尤妙者誦經一圖余不見吾母之誦金剛經八年矣一旦遇之紙上恍然當日喃喃景象不覺泣下沾巾較之霞生又能得其神也非藝之精何以有此古人祭祀無不用尸蓋不敢死其親之意畫像者尸之流也程子曰苟毫髮不似便非吾親若夫尸則全然不似矣畫像卽不肖猶有一二分之似也今日尸廢而像存亦理勢之自然願安得如子期者而爲之可以無程子之憾乎

## 淮安戴氏家譜序

自宗法亡所以收族屬者止有譜系一事釐其親疎明其長幼古之君子兢兢於是而不敢忽也然以余觀之天下之書最不可信者有二郡縣之誌也氏族之譜也郡縣之誌狐貉口中之姓氏子孫必欲探而出之始以賄賂繼之啁喝董狐南史之筆豈忍彈雀氏族之譜無論高門懸簿各有遺書大抵子孫粗讀書者爲之掇拾訛傳不知攷究牴牾正史徒詒蚩笑嗟夫二者之不可取信如此以余之所經歷者言之

徐汝珮者陽明先生之弟子也當時南宮發題以議新學汝珮不答而出以此賢之及爲同知楚中侵餉事覺因而縊死時人爲之語曰君子學道則害人小人學道則縊死也見於弇州筆記余修縣志其後人欲入之鄉賢余不可遂爾相讐姚邑有三太傅祠祀晉謝安石宋外戚謝某明謝文正原已牽合余視其神位安石之夫人爲毛氏余語其宗祝曰按晉書劉夫人非毛氏也其人對曰此家譜所載寧有訛乎余笑曰劉夫人生前奇妒想死後安石出之也觀此二事其他可知矣萬公擇自淮上歸門士戴曾戴晟寓書求序其家譜云祖籍休寧自高祖遷淮至今七世一依休寧譜式每五代一起高祖以上推所自出以至始祖高祖以下珠聯玉貫功德之著孝友之實無不詳焉此作譜之大略也余讀元人唐桂芳文集武王克商封微子於宋七世而曰戴公此戴姓之權輿也或綴或分或湮或振或以刪經而附列正經或以講席而坐奪重席具載傳記雜出姓氏之編有足記也績溪之譜處士玉甫輯之既而廷偉圖之考其故先世自江西袁州徙於新安其居績溪則自汀州通判傑公始也今淮上之祖出自休寧不知於績溪是同是異二子必能辨之昔解大紳精於譜學凡江西一省之氏族源流婚姻官閥無不淹貫蓋有子姓所不及知者余也學殖荒落不能爲二子詳核也

## 安邑馬義雲詩序

己巳元夕會講於姚江書院康明府實來講畢明府出其友人馬君義雲詩俾余評定其楚遊已有評之者昔風一編未經南方作家之手雖刻而不敢自信故欲明府懸之國門別其粉墨嗟乎南方豈有詩家

南方之無詩也非無詩也夫人而能爲詩也夫人而能爲詩則自信其詩於是僻固狹陋之病盤結胞胎即使陶謝詔之於前李杜王孟鞭之於後不欲盼其帷席是安得有詩乎且君之所處固詩國也青谿千仞肆志於仙遊空梁燕泥爭名於隋帝開初唐者王勃成盛唐者盧綸柳宗元結晚唐者司空圖君取之鄉邦而足矣乃以通方之見架學區中飛才匈外即此不敢自信之心便自詩家三昧也昔誠齋自序始學江西既學後山五字律既又學半山老人晚乃學唐人絕句後官荆溪忽若有悟遂謝去前學而後渙然自得夫誠齋之所以累變者亦不敢自信之心爲之也今君之所成就五言如破昏殘夢斷披曙曉風輕古木驕平野山光悅鳥情閒看花欲語漸覺鳥相窺忽羨鶴眠穩轉疑鷗夢輕名花如有待冷豔向誰親鳥跡留奇字花明映素書七言如千條弱柳維征轡一曲驪歌繞徑堤山寂任憑飛鳥集徑深畢竟落花多孤雁撩空雙鬢白杜鵑啼罷一天寒紅葉飄零堆冷豔荒郊慘變結愁烟風雨各天思聚散烟霞半壑憶寒溫豈意平陂分世路無端風雨閒山川休嫌此際清光少轉畏當年險阻多長堤渺渺藏鴉起細柳陰陰出鳥聲偶行隴畔微風至坐對山峯皓月臨荒村歷落幾人家細雨春深發杏花吐言天拔已足脂粉藝文而猶不自信如此則此後甯復可量耶

## 馬虞卿制義序

老屏空山束制義不觀者五十年矣康明府以其鄉馬虞卿制義屬序余無以應念束髮出遊遍交海內時文之壇坫可得而言甲子乙丑間周介生倡爲古學因尚子書繁露法言家傳戶誦又數年戊辰張天

如易之以注疏。名爲表經。末幾吳次尾以八家風動江上。陳臥子以時務崛起雲間。而艾千子以先民矩矱。短長當世。要皆各有長處。逮至於今。蒙引存疑之說行。士皆踽踽守其軌轍。不敢尺寸踰越於外。已又去蒙存而爲說約。此本舉業捷徑。與理學無與。點者從而張皇其間。竊語狂吠。發爲時文之批尾。面牆之士子。遂以批尾爲學。無子書之珥繪。注疏之沾滯。大家之蔓延。時務之刻核。頗諧俗搆。彼芻靈之象形。疑悽愴之來格。以便其空疎不學之實。則千子爲之作俑也。昔之爲詩者。一生經史子集之學。盡注於詩。夫經史子集。何與於詩。然必如此而後工。時文亦然。今顧以時文爲師。經史子集。一切溝爲楚漢。且井諸儒之理學。視之爲塗毒鼓聲。窮經之學。顧如是乎。虞卿之爲文也。華與實副。中與外溢。意有入而非刻露。詞有章而非粉飾。其昌明龐浩之氣。尤在筆墨陶冶之先。夫豈以括帖爲牆壁者乎。風急天寒之夜。必有當門定脚之人。虞卿之謂歟。

## 西山日記題辭

丁長孺先生。嫉惡如仇。宣城縱橫楚浙。富平主察斥其黨七人。舉朝大譁。先生抗言七人宜斥。救者非是。波路壯闊。不惜以身爲砥柱。沒後文集出。崑宣纖芥之惡。無所隱避。世以比之史鰌。去之再世。聞孫蓼庵。刻其西山日記。所記皆嘉言善行。雖其人下中。而一事合宜。亦必書之。然後知先生之恕也。夫立表以定子午。非子非午。皆從子午而出。不準的於表。則倒影斜線。皆自以爲子午矣。日記固先生所立之表也。先生之嫉惡。亦嫉其非子非午。自以爲子午者而已矣。妖鏡之幻人也。或現夫弁冕。或現夫狐鼠。人莫不貴

弁冕而賤狐鼠然而妖鏡之弁冕狐鼠使軒轅鼓其橐籥按以弦望金烟玉水所照未必不反是也昔倪文煥黨逆而歸喬侍御往訊之曰楊左二公以忤璫罹禍君子也公糾之何故文煥曰一時有一時之君子一時有一時之小人我居言路時莫不罵楊左爲小人我自糾小人耳今局面一翻莫不稱楊左爲君子吾亦以爲君子矣以世情言之文煥實爲名言嗚呼世情之是非象沒深泥盍亦觀先生之書以審其子午矣

## 平陽鐵夫詩題辭

唐人之詩大略多爲僧詠如岑參之相識唯山僧盧綸之幾年親酒會此日有僧尋鄭巢之尋僧踏雪行留僧古木中皇甫曾之吏散重門掩僧來閣復閑項斯之勸酒客初醉留茶僧未來李山甫之檻前題竹有僧名李洞之壁記醉僧書鄴僧點寒竹張喬之僧說讀書年吟僧欲伴行朱慶餘之時復留僧宿唯僧得往還江僧伴晚吟崔塗之暫得同僧靜偏逢僧話久耿緯之尋僧已白頭唐球之問寒僧接杖馬戴之孤壁野僧鄰其他不可枚數豈不以詩爲至清之物僧中之詩人境俱奪能得其至清者故可與言詩多在僧也齊己云五七字中苦百千年後清此之謂也豈若今之支那撰述惡詩村偈粗厲呶叫之音剽取市塵以爲脚本乎余居四明山中僧舍不啻千餘閒時遊覽但見有物象人詰之口輒動所謂僧也此曹不可與共談笑況於詩乎平陽鐵夫名元立兩月之間兩度過我已出其詩不染織塵眞英靈矜子唐人之所詠也有天岳以爲之師當趁此色力專志讀書無徒普說茶話理會饅頭夾子也

## 顧君榮生六十壽序

陳介眉教授里中。書舍至不能容。其時顧在瞻來學。介眉稱其爲後來之秀。因同毛孝章訪余於黃竹浦。訥口少言。未幾返於淮海。歲辛酉。萬公擇自淮歸。言在瞻倡率其里人。爲經史之學。不殊甬上。余喜其索居而能自立也。丙寅冬十一月。在瞻不遠千里。問病於師。重過黃竹。偉然如劍客奇材。當是稼軒、同甫、路上人物。余兒自都中寄書。以其家先生榮生六旬壽序爲請。君山陽人。長身岳立。膂力過人。所挽弓數石。發必命中。嘗與人較射。以他弓授之。應手而折。雅欲以功名自見。入海澄公麾下。從破廈門。論功陞遊擊。浙帥朱君招之共事。君遂來定海。部伍霜寒。刁斗應節。耿逆之亂。海水羣飛。常提督節制諸師。出海擊之。至大佛頭。賊伏舟山峽。俟官兵半濟。橫衝爲二。首尾不能相應。朱帥在圍中。各舶莫敢向邇。君擬刃柁工頸上。使之轉柁。突入賊陣。砲聲雷鎗。波濤起立。賊帥朱非熊殲焉。朱非熊者。烏雞島賊。精於水戰。賊恃之橫行海上。非熊死。而水師不競矣。事平。君成功不居。返於淮海。讀二溪語錄有得。日與周君調講性命之學。君調固奇士。嘗參史閣部軍事。失勢爲獄吏所困。從圜中得大光明。遂弃家爲僧。其所以與君語。人莫能測也。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爲。是古之學道者。每輕將相。余以爲非能爲將相者。不可以學道。故子房輔漢而赤松絕粒。長源定難而嫺殘分芋。李林甫之陰賊。盧杞之奸邪。未嘗不遇異人。終爲蟻蠭所笑耳。君雖不爲將相。而海上之捷。則大將之所爲也。於學道也何有。今以將相之業。授之於子。振衣千仞。諱言平生。則謂之輕將相也。

## 天岳禪師七十壽序

自達磨之來六傳至大鑒。鑒之後析爲二宗。其一爭石頭、雲門、曹洞、法眼、宗之。其一爲馬祖、臨濟、溈仰、宗之。是爲五家宗派。於是世之爲釋氏者莫不以承接源流爲事。競張空虛某祖某代。儼然自命。於白椎卓杖之間。顧未幾而聲銷響滅。與耆受者同一庸妄。古之人以道爲通塞。今之人以師爲重輕。師者道之表也。有其表則當求其實。以應之苟惟表是循。儲胥虎落。豈能寄汝不朽。是故遁、肇、澄、遠。未嘗有宗派可尋。其名器豈讓傳燈雲門、法眼、溈仰之絕無關佛法盛衰。則知人重失世系。非世系之足以重人也。嗟乎。吾豈敢薄待方外之人乎。謝康樂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憧憧瓢笠。旅俗膠如。故震旦諸師。欲撫中下之資。不得不言椎朴少文。無害於道。愚者誘於其迹。直謂聖人道妙。可以鄙俚凡近躐至。牛頭馬腹。以搏源流。遂薄經論爲淺教。斥文字爲異端。愈趨而愈下矣。天岳禪師。年十三。卽爲詩人。銳志讀書。始出而遍參名宿。雪嶠、玉林、箬庵、山翁。在釋門如五緯之麗天。芒寒色正。皆急於得師。而卒歸之山翁。師從悟後。發爲文詞。湔拂塵蒙。霏飾光價。其學問之功。非師資所獎。余以爲如師者。始不愧傳燈中人物耳。他又何論哉。庚午暮春。爲師掛履之辰。其門人鐵夫過我黃竹。以壽文謁余。余語之曰。子之師。其詩詞足以自壽。余之所言。無乃贅乎。

## 餘姚縣重修儒學記

唐荆川、王道思以爲漢之經術。宋之道學。其人才之成就。皆師弟子私相授受。無所與於學校。此蓋有激

之言以吾餘姚論之則大有不然自虞仲翔之易擅東南之美嗣起者代不乏人其出於學校與否姑不具論元末明初經生學人習熟先儒之成說不異童子之述朱書家之臨帖天下汨沒於支離章句之中吳康齋陳白沙稍見端倪而未臻美大聖神之域學脈幾乎絕矣高忠憲云薛文清呂涇野無甚透悟亦謂是也貞元之運融結於姚江之學校於是陽明先生者出以心學教天下示之作聖之路馬醫夏畦皆可反身認取步趨唯諾無非大和眞覺聖人去人不遠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後之儒者唯其難視聖人或求之靜坐澄心或求之格物窮理或求之人生以上或求之察見端倪遂使千年之遠億兆人之衆聖人絕響一二崛起之士又私爲不傳之祕至謂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亦是架漏過時人心亦是牽補度日是人皆不可爲堯舜矣非陽明亦孰雪此冤哉故孟子之言得陽明而益信今之學脈不絕衣被天下者皆吾姚江學校之功也是以三百年以來凡國家大節目必吾姚江學校之人出而擔定宋無逸之纂修元史黃墀陳子方之自沈遜國宸濠之變死之者孫忠烈平之者王文成劉瑾竊政謝文正內主彈章魏奄問鼎先忠端身殉社稷北都之亡施恭愍執綏龍馭南都之亡孫熊伏劍海島其知効一官德合一君者不可勝數故姚江學校之盛衰關係天下之盛衰也先是廟學頹敗上雨旁風二宮之外皆爲茂草常事簿書之事勝於俎豆即有奔簋聊爾具文至使數十年之中人才寥落科名亦且天荒夫營室無功單子知陳有咎國庠爲圃元輿憂道將陵忍使陽明闕里而顛悴於盛世乎晉中康侯如棣以經術爲吏治下車即爲此懼廣文沈君煜方君運昌佐以精誠沈君以己財首創啓聖宮康侯捐俸倡之田二尹守

一繼之郡侯李公行部至姚。嘉與是舉。復加申敕。士心雷動。各捐有差。董其役者。諸生某某等。謹刀布以索力。拷鼛鼓以程工。經始於某年某月。落成於某年某月。以義嘗學於舊史。見屬爲記。念陽明之學。今時問有異同。余嘗移書史館諸公。不執己見。慨然從之。夫道一而已。修於身則爲道德。形於言則爲藝文。見於用則爲事功名節。豈若九流百家。人自爲家。莫適相通乎。古之釋奠於先師者。必本其學之所自出。非其師勿學也。非其學勿祭也。今天下萬國皆有學。亦復有先師如陽明先生者乎。陽明非姚江所得私也。天下皆學陽明之學。志陽明之志。使吾姚江之士。溝猶瞀儒。嚾嚾然不能效門室之辨。有一陽明而不能有之。不其恧歟。聖天子崇儒尚文。諸君子振起以復盛時人物。行將於廟學卜之矣。

## 傳是樓藏書記

歐陽公云。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強。二者正是難兼。至於書之爲物。卽聚而藏之矣。或不能讀。卽有能讀之矣。或不能文章。求是三者而兼之。自古至今。蓋不能數數然也。古來文士。不乏抱兔園寒陋十數册故書。修飾成家。偃然欲以行遠難矣。古來藏書者。亦不乏兼收並畜。錦軸牙籤。爭長於名畫奇器之間。酒闌燭跋。充爲耳目之玩。此可謂之讀乎。近世之以博洽名者。陳晦伯、李于田、胡元瑞之流。皆不免坿駔書簏之誚。弇州、牧齋。好醜相半。上下三百年間。免於疑論者。宋景濂、唐荆川二人。其次楊升庵、黃石齋、森森武庫。霜寒日耀。誠閒世之學者也。何意當吾世而見之。健庵先生乎。喪亂之後。藏書之家。多不能守。巽日之麂封未觸。數百年之沈於瑤臺牛篋者。一時俱出於是。南北大家之藏書。盡歸先生。先生之門

生故吏徧於天下隨其所至莫不網羅墜簡搜抉緹帙而先生爲之海若作樓藏之名曰傳是昔人稱藏書之盛者謂與天府相埒則無以加矣明室舊書盡於賊焰新朝開創天府之藏未備朝章典故制度文爲歷代因革皆於先生乎取之是先生之藏書非但藏於家也先生內備顧問外獎風流雖十行俱下而矻矻焚膏倚相之九邱八索子產之實沈臺駘方之昔人豈緊多讓其精勤如此當貞元會合之氣文統必有所歸先生施於名命爲雅誥刻於金石無愧辭風聲所播山心松友之士莫不推琴而起共集門牆一經盼睞皆合宮懸其爲文也宏矣然則兼是三者而有之非先生其誰與嗟乎自科舉之學盛世不復知有書矣六經子史亦以爲多華之桃李不適於用先儒謂傳注之學與蔓詞衍說爲經之害愈降愈下傳注再變而爲時文數百年億萬人之心思耳目俱用於揣摩勦襲之中空華臭腐人才翳茸至於細民亦皆轉相模鍛以取衣食遂使此物汗牛充棟幛蔽聰明而先王之大經大法兵農禮樂下至九流六藝切於民生日用者蕩爲荒烟野草由大人之不說學以致之也數窮必復時文之力會有盡時先生主持文運當必有以處此人將指此樓也與白鹿爭高矣先生以某嘗登是樓命之作記惜某老矣不能假館而盡讀之也

## 與李郡侯辭鄉飲酒大賓書

康父母來申老公祖之命承命驚惶鄉飲酒朝廷之禮樂於斯而寓得其人則見王道之易易失其人則如近日之具文徒爲識者所笑今以老公祖行之知其不徒然也然以頑鈍平生無不善狀如義者充賦

則未免失其人矣。義豈敢犯不韙而冒昧承之。以誤老公祖知人之明哉。義蒙聖天子特旨。召入使館。庶人之義。召之役則往役。筆墨之事亦役也。義時以老病堅辭不行。聖天子憐而許之。今之鄉飲酒。亦奉詔以行者也。假若應命而赴召之役。則避其勞而不往。召之爲賓。則貪其養而飲食衎衎。是爲不忠。一不可也。義幼而伶仃。先忠端身殉社稷。義既不能如緹縈之上書代死。又不能如龐娥之手刃仇人。有愧女子。竊不復自比於人數。苟此歲月未嘗不自賤其老也。今廢蓼莪之詩。而歌伐木之章。是爲不孝。二不可也。鄉飲酒之禮。所以觀德。故必使進趨中度。升降揖拜。竟日無倦。而後禮明樂和。衆乃大悅。義秋間一病。去死無幾。以是龍鍾潦倒。行止須人。苟入賓筵。使觀者笑其郎當。三不可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句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義幼壯不能孝弟。耆耋而又違禮。應命以從流俗。其可乎。倘俟揚觶而後去。亦已晚矣。老公祖奕世忠孝。錫類之仁。必不肯陷人於不義。收回成命。使義得修身俟死。此卽老公祖之三薰三沐也。

再與李郡侯書

捧讀老公祖手教。殷勤篤摯。其下士好賢。眞不讓於李文公矣。義亦何幸而身親遇之。但區區衷款。未蒙賜允。則不敢無說。從來大賢之待士。有相違而實相成者。有相隨而爲相失者。昔張魏公欲起蘇雲卿於灌園。雲卿不應。魏公終不强之。天下誦雲卿之高節。亦誦魏公之大度。所謂相違而相成者也。王介甫徵常秩於布衣。常秩就道。介甫甚信任之。天下議常秩之干進。亦議介甫之尙同。所謂相從而相失者也。義

之不才。老公祖欲豁其幽篁之面目。進以俎豆之趨蹌。無論顛倒衣裳。即使奉命而來。以八十之老人。祝鯁祝咽。成禮而退。亦不過一時之觀美。何如使義得遂麋鹿之性。天下之人。必交口而誦曰。李公之舍己從人如此。李公之愛人以德如此。李公成人之美如此。李公晰義之精。繭絲牛毛如此。且使義得免於疑論。一舉而五善備焉。豈非當世之盛事。與不然。少無仕宦之情。老忘朶頤之戒。義之一身。將狼狽失據。大君子甯不哀之邪。所陳皆出血心。伏冀老公祖俯鑒寬其違命之罪。則知己感恩。皆兼之矣。

## 與康明府書

南山一帶。虎變異常。兩月以後。所傷將及二十餘人矣。攛水之下。有一小庵。四僧而食。其三東與居人。今月初五日至初九日。每日而殺一人。四五成羣。白晝跳梁。其中一黑虎。銳喙人立。尤爲毒害。其次一黃虎。面有白文若川字。與之爲副。搏人而食。無有脫者。近山村落。鳳亭、雙雁。通得之間。當晝蔽戶。不敢輕出。樵採路絕。居民醵金設醮。毫無應驗。人言老父母之德政。虎宜渡河。今肆行無忌。若此。其故安在。嘗讀東漢循吏傳。童恢之治不其。民嘗爲虎所害。迺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殺之。古人之爲政。正不必出於一道也。有以德化者。有以力制者。其爲循良。則一而已矣。鱷魚之患。韓文公作文以祭之。陳文惠公。因其害張氏之子。遂命郡吏拏小舟。操巨網往捕曳之以出。鳴鼓誅之。因作戮鱷魚文。並傳千古。以爲美談。後人無有優劣之者。老父母固二公之流亞也。甯肯坐視宇下之小民肝腦塗地。而不爲之動心乎。且鱷魚之害。不過張氏一童子耳。文惠尚爲之復仇。況今殘暴至於二十人外乎。若曰。此非考成所及。大吏不以之督責。小

民不以之怨咨何與吾事此則俗吏之恆情老父母必不出於此也然則若何可以除之夫虎雖多力不過兼壯夫二三敵以十人則絀爪牙雖利但可施於咫尺禦以烧炮則絀弟嘗訪問獵夫有陸奇者自言用鳥銃六人鏡叉四人與之從事勢可必獲但非數日可以成功當其蹤跡所至居民不供頓食誰肯裹糧以蹈危事就令殺虎亦無賞格所以任其咆哮視人爲不足畏矣誠使明府張掛榜文約束獵戶使之討捕既奉明文則山家自然給食勒以嚴限苟得殺虎懸以重賞居民無不願出虎方不畏人日在山麓一月之內必可成功又不然駐防之兵所以禦盜賊之爲民患者猛獸食人甚於盜賊同一殺人也人之與獸豈有異乎而束手飽食虛費錢糧老父母苟申文協鎭使之除害準以討賊之功尤易爲力如此則老父母之政治與昌黎文惠而爲三矣

# 南雷文定三集卷二

## 董在中墓誌銘

嗟乎才之難也於千萬人之中而生一人焉宜乎爲天所愛護堅牢名器顧迅風陵雨愚智同盡將爲生之者有意乎無意乎甬江之上唯董氏爲多才子吾友天鑒有子四人及允瑁次允珂允瑋允璘風塵所集無不拭目十年之間吾始哭允璘繼哭允珂又哭允瑁吐珠於澤誰能不含而乃同之瓦礫乎允瑁字在中董孝子之後世爲明州人祖應圭字五銘舉萬歷己酉鄉試知和易鄧三州父德循字天鑒舉崇禎丙子鄉試戶部主事在中生而卓犖讀書迎解下筆有奇語家庭自爲師友郡中試案必以董氏爲眉目在中前後積取高等文學南豐詩學東坡久之併儕於諸儒之語錄其會心在傳習錄陽明之學達於人心以求學術之要世以其非箋傳舊本有信有不信在中心通臆暢不以世論而奪也康熙己酉舉於解試因得盡交天下名公鉅卿皆傾下之崑山葉訒庵先生一時冰鑒愼許可在中投之行卷嗟賞以管葛事業贈詩有董子家東海獻賦來帝閽視我頌一篇浩浩三峽奔所言雖甚夥仁義實本根進止更可觀笑語藹春溫都雅周容刀貴重魯輿璠驚問所師誰答言是黃君故訒庵之知余由在中也會舉博學鴻儒訒庵遂以余之姓名面啓皇上余空山麋鹿不諳世用庶幾同學之士共起講堂以贊右文之治顧未幾而在中死矣是可哀也桑海之交天鑒砥節邱園息機盛世未免悲涼交積在中聽視無形邂逅詩酒

不露酸寒。叔父筆公。跌蕩好客。晚年憔悴。閉門滅竈。天鑒每食不能下咽。在中經理饘粥。共其豐儉。所以悅親者如此。亦近世之罕洗矣。康熙己未某月某日。卒於保定道之署中。年若干。娶徐氏。御史殿臣之女。繼俞氏。儀部郎有章之女。子三。長元音。次元泰。元觀。女二。一適丁卯舉人錢淑泰。一適□有章。昔昌黎誌馬少監。以爲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傷之之至。此不過游處之常。若余於董氏。則有師友偲偲之力。而零落於轉瞬之間。更可傷也。元音以董巽子之狀介萬公擇求銘。爲之銘曰。行修於家。名聞於闕。億萬之生。如此歸骨。亦無愧矣。何怨倉猝。有子也才。後先存歿。吾銘可信。滄海不竭。

## 董吳仲墓誌銘　壬子

先師立證人書院講學於越中。至甲申而罷講。後二十四年爲丁未。余與姜定菴復講會脩遺書。括磨斯世之耳目。然越中類不悅學。所見不能出於訓詁場屋。而甬上之聞風而興者。一時多英偉高明之士。吳仲其一也。明年余至甬上。諸子大會於僧寺。亦遂以證人名之。甬上講學之事。數百年所創見。傳相驚怪。吳仲使疑者解頤。辨者折角。而甬士風氣爲之一變。越中書院承先師之後。爲天下所注目。莠言邪教。思得一假其名以行。吳仲授經在越。以其所言求題拂。通殷勤。吳仲作長書駁之。使之歸正。當先師講學之時。圓滾圓悟兩家子孫。欲以其說竄入。先師每臨講席而嘆。余推擇同志王士美王元趾等數十人。進於函丈。彼釋學之黠者。三及吾門而辭焉。其氣爲之銷沮。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入於耳。余於吳仲同此心也。吳仲於先師夢奠之後。遏絕惡言。勇過子路矣。吳仲諱允璘。姓董氏。系出廣州。漢和帝時。黯以孝聞。

世居慈溪。永樂間。梅隱始徙鄞縣。高祖邦樂。嘉靖丙午舉於鄉。知浮梁縣。曾祖光亨。贈奉直大夫。易州知州。祖應圭。萬歷己酉鄉薦第二。官至保定府同知。父德僎。字天鑒。崇禎舉丙子鄉薦。母范氏。天鑒四子。長在中。次二嘉。次俟眞。吳仲其季也。弱冠而知名。主持坊社。舉足有所重輕。學使者等第。必以吳仲爲眉目。其學從陽明入手。已讀先師學言。句磨字拆。辨其同異。作劉子質疑寄余。大意主陽明教法四句。以先師破意已發之說。與陽明有善有惡意之動。不能相合。余謂先師之意。卽陽明之良知。先師之誠意。卽陽明之致良知。陽明不曰良知是未發之中乎。又何疑於先師之言意。非已發乎中庸言致中和。考亭以存養爲致中。省察爲致和。故中和兼致。王龍谿從日用倫物之應感。以致其明。歐陽南野以感應變化爲良知。是致和而不致中。聶雙江、羅念菴之歸寂守靜。是致中而不致和。則皆以意者心之所發一言爲崇致中者。以意爲不足憑而越過乎意致和者。以動爲意之本然而逐乎意。中和兼致者。未免擱截於意。分動靜爲兩節。使蚤知意屬未發。則操功只有一意。前後內外渾然一體也。吳仲得余言。膠解凍釋。自署爲蕺山學者。爲人磊落不屈折。敢於任事。郡邑利害是非。論議憤發。當事聽之奪色。就館象山。力舉社倉法行之。遇贅情鄙行之徒。性不能耐。便戟手而罵。由是爲流俗所嫉。其與人交。急難窘助。嘗以貧賤徇人。蓋非齷齪闖茸。自附於道學者也。臥病半年。臨終自書豪傑之才。道人之質。自負甚侈。斯人斯疾。命也如何。何必嘆息。生於某年丙子十二月十九日。卒於某年辛亥六月初十日。後幾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山之原。配周氏。子一。元謨。女一。其友陳赤衷夔獻陳介眉錫嘏爲之周旋於疾病死喪之際。夔獻誄之。介眉狀之。而以

銘屬余。吳仲之祖。先忠端公之友也。余復友其父子間。亦何忍而不銘。銘曰。

鐘鼓在懸。鄭聲必孽。禾黍滿郊。莠草將茁。辨之不早。鹵莽滅裂。嗟乎吳仲。自許豪傑。鼻頭鼠目。見之電滅。彼佻佻者。聞毀聖哲。不護目睛。或反喜悅。剖胸無心。割臂無血。言念吳仲。祝余菟結。斯文未墜。此銘無缺。

## 御史余公墓誌銘

公諱縉。字仲紳。號浣公。余氏。爲宋忠襄後裔。自龍游縣。遷居暨之高湖。考諱某。號仰泉。生二子。長爲癸未進士某。次卽公也。幼卽能文。時傳奄人魏忠賢竊政。公擬爲彈章。霜威風厲。見者已識其有埋輪之志矣。登順治壬辰進士第。知封邱縣。縣當兵火之後。公私掃地赤立。方塞決河。賦役連滯。公盡捐煩文碎教。與之休息。是時民間最苦者。無如包荒一事。先是流賊蔓延。人戶逃亡。棄地彌望。朝議募民開墾。各設與屯道。與屯廳。以董之。民初無不樂從。及其徵租。反過於現在之熟田。違民始願。耕者復荒。郡縣既以此爲考成。競張虛數。民所歸著。於是以荒地之糧。攤於熟地。民皆失業。公惕然憂之。會制臺繩武李公。行部至封。公導李公至曠野。目覩其裸跣毛食。李公惻然。爲之疏聞。始豁虛張之數。而與屯之廳道皆裁。公能以一邑甦數千里之瘠。不特封也。封與延津壤。郵置錯互於百里之外。裹飯受役。民甚苦之。公陳情撫軍。但使之協濟而已。中州治行。推公爲第一。入爲山西道御史。條對多見施行。以終養告歸。旋丁內外艱。服闋。補河南御史。所上章奏多持大體。不尙苛細。而其關於國家之大事者。請撤三藩家口。議復撫臣兵權。諸疏格於部議而止。馳驚覆車之轍。探湯敗事之後。而後知公爲金石之策也。越帥橫暴。稅民受貨。奴客跳

梁。觸情放慝。越民蘊憤無所發洩。公嚴文件。數其罪惡。越帥中廢。梟藻之音。載謠人口。朱方旦妄言禍福。朝士多信其附會。有以爲公言者。公曰。此妖人耳。於法當糾。甯可助彼狂瀾乎。方旦終以猖狂坐死。夫三藩之反。人所不敢言。故晁錯殞身於七國。越帥之汰。人所不肯言。故劉勝寒蟬於閭里。方旦之詭。人所不能言。惟子產先幾於慎竈。公乃不諱利害。不避嫌疑。振響於鐘鼓。無聲之日。即其所未言者。亦且破其魍魅。使無遁形。豈非盛世之霜隼歟。已而卜葬封公。復請告歸。公少無宦情。不得已而出。自此悠悠林下。至於沒世。然甲寅之亂。山寇攻圍越城。公出其私財。以佐城守。寇睥睨而去。是公用世之智。退而不忘也。生於萬歷丁丑五月初十日。卒於康熙己巳十一月二十六日。年七十有三。配鄭氏。贈安人。繼李氏。封孺人。子六。長毓澄。壬戌戊辰進士。次毓泳。州同知。次毓瀚。廩膳生。次毓淳。河間府通判。次毓□。州府同知。次毓湘。貢監生。女□□□□□□□□□□壽處寬。何嘉珝。皆諸生。其壻也。孫男二十七人。懋□、懋楨、懋楷、懋標、懋權、懋棟、懋樫、懋桂、懋梅、懋栻、懋椿、懋模、懋樸、懋樞、懋柄、懋樓、懋梗、懋梧、懋桐、懋榕、懋棫、懋棠、懋杞、懋枏、懋柱、懋楫。孫女十九人。曾孫十二人。曾孫女八人。其孤以庚午十二月初四日。葬於邑之東原山。介姜定庵屬銘其幽室。余昔嘗見公知其鄉邦之典型也。故不辭而銘之。銘曰。

公之出吏。當彼危疆。哀此黎民。以熟包荒。人庶流迸。家戶且亡。公能除之。惠此一方。豈唯一方。數省且康。公入臺中。振夫紀綱。厝火積薪。尾大末強。路人皆知。不敢聲揚。公獨奮筆。出匣干將。焦頭爛額。公言始彰。誰來毒鼓。憔悴鄉邦。萬人所指。無病不僵。簡落狐狸。賴公彈章。途歌巷舞。沒世不忘。妖人讖緯。首鼠陰陽。

布霧千里。朝士趨蹌。公獨曰否。決其披猖。膏盲泉石。未盡其長。侁侁後人。嗣其耿光。

朝議大夫奉敕提督山東學政布政司右參議兼按察司僉事清谿錢先生墓誌銘

昔明道汎濫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而後返求諸六經。考亭於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自來求道之士。未有不然者。蓋道非一家之私。聖賢之血路。散殊於百家。求之愈艱。則得之愈眞。雖其得之有至有不至。要不可謂無與於道者也。崇禎間。士大夫之言學者。尙廣大。多以宗門爲入處。蔡雲怡、黃海岸、林可任、錢清谿其尤也。雲怡、海岸終爲綱常人物。可任白椎秉拂。一往不返。清谿未見其止。四先生者。所至各異。其求道之心則一也。清谿先生。諱啓忠。字沃心。錢氏爲鄞中望族。方伯奐而下五世爲若賡、若選。若賡守臨江。生三子。靖忠舉人。益忠訓導。敬忠知寧國府。益忠之子肅樂。卽忠介。若選生二子。長爲先生。次孚忠。先生登崇禎戊辰進士第。時承逆奄之後。天下書院。皆經拆毀。先生上言。臣觀崔魏亂政。奄祠遍於天下。乾兒義子。人頭畜鳴。斯孔孟學術一大厄也。三尺童子。猶知笑之。則中朝誦功勸進。轉相效尤者。止以諸臣平日理學不明。不識節義爲何物。但知有身家。不知有君父。但知迎合流俗。不知反照良心。良心泯而道術晦。道術晦而治術隳矣。是故生祠書院。相爲貞勝者也。應將已毀書院。盡行修復。此聖政之急務也。疏出。廷臣皆韙之。除南康府推官。興利除害。如不及。案無留牘。圜土之中。饑者與食。寒者與衣。疾者與醫藥。民是以不冤。郡固有白鹿書院。爲司李職掌。司李多未嘗學問。徒稽其田稅出入而已。先生集士子講學。隨機指點。當其得意忘言。三三兩兩。使覺沂水春風不遠。歸宗寺爲紫柏重興。先生刻其

集於寺中。憨山葬五乳峯下。其地不吉。先生爲之重卜。有明自楚石以後。佛法中衰。得紫柏憨山而再振。先生之爲佛氏企湯如此。改理撫州。尋遷刑部主事。江夏郭昭封以草廠事論死。先生念其爲文毅子。末減得戍粵中。陳秋濤臨川湯伯開。先後建言下獄。抗疏救之。皆得出。丁憂服闋。轉禮部員外郎。山左兵荒。餓殍載道。疏請漕糧十萬石賑之。活者無算。已而提督山東學政。至李家莊。流寇猝至。先生諭之。皆放兵羅拜。則先生昔日所活之饑民也。以詿誤歸。未幾得白。崇禎癸未八月十二日卒。距生萬歷甲午十二月二十三日。年五十。娶戎氏、李氏、高氏。贈封皆安人。子二人。肅鏘、肅鎤俱早卒。在者惟廉。女一、適諸生許曰瑚。孫一。中盛。孫女一。適諸生萬經。先生師事鄒忠介。故其學問源流多在江右。如顏山農、何心隱、皆嶔崎豪傑。乃弃州改爰書以爲傳。世遂抹摋。先生理其緒言。刻而傳之。吾觀先生當日。朱震青易理隱僻。金伯玉苦身持力。金正希體認靜虛。動直相與。水火醯醢鹽梅。未嘗封域自守也。天假之年。豈復如可任之不反乎。凡先生師友。後來簸湯橫流。多歸節義。然先生當服闋入都。流氛漸迫。寓書高安人曰。寇至我必死。汝等不必來。是先生不幸而不值橫流。不得以節義顯也。歲壬午。余在京師。與震青論學。當其險絕處。震青每曰。吾友清溪曾爲是言矣。海岸司李寧波。余嘗與之同舟入省。可任有知己之言。伯玉門巷蕭然。曾數過之。先生亦欲過余。亦不果。先生卒後三十三年。高安人方卒。廉以某年某月日卜葬鳳下溪山麓。手爲行狀。再拜求銘於時中原之師友盡矣。廉生也晚。不及見此盛時。聊以所憶者。語之當世。守其家學也。銘曰。

科名祿位。蝱碁螢光。皋某未復。姓氏已忘。先生之歿。一世之長。學舍馬廄。師友劍鋌。嘉言善行。散落四方。亦有後死掇拾其旁。以慰哲嗣。上下徬惶。此心此理。未嘗滅亡。

## 千秋王府君墓誌銘

府君王氏。諱鴻業。字君調。別號千秋。世家鄞之西郭。高祖瑁。成化癸丑進士。以御史出守長沙。曾祖金。嘉靖戊子舉人。劍川州守。祖大蔆。高淳縣丞。父國模。諸生。府君五歲而孤。擗踊根乎至性。稍長。則依母爲命。出無子弟之過。尋列爲諸生。崇禎己卯冬。鄰火將及。父柩在堂。府君從烈焰中匍匐救之。髯髮皆焦。天爲之反風而熄。里人奇其孝感。府君方自刻責。是予之罪也。夫予不能早卜宅兆。至使神靈有此震驚也。遂亟亟焉營葬。以完大事。辛卯喪母。府君年四十有九矣。而哭泣之哀。猶孺子初免父母之懷也。歲時用享。樂與哀半。不以魚菽而弛其濟濟漆漆之敬。與三兄割產。府君遜其高堂。而自予以寢邱之田。西益之宅。長兄之歿。兄弟將鬻田供喪。具買者嫌其荒瘠。府君以己田易之。盜誣其從兄鼎革危疑之際。如火之燎原。不可向邇。府君觸網訟冤。平目睨虎。卒爲解之。府君之於家。行能盡分如此。其所居東園。屋才三間。雞犬圖書。不異一船。而府君靜以環堵爲大。兒啼午飯。婦絡冰絲。閒然如在空谷。顧府君才足用世。稽較筴籌。舉贏補絀。計入量出。莫不中程。故五服中租調手實之事。皆取決焉。逮府君晚年。身爲大老。子爲名士。登其堂者。含吐紺縹之上。翩躚鱒俎之間。儼然復睹咸淳間人物。非今世所有矣。古今來。治日少而亂日多。我生不辰。天地幽閉。孽殺移人。猶晝之不能無夜。春夏之不能無秋冬。人未有能處晝而不能處夜。能

處春夏而不能處秋冬者晦明寒暑無落吾裘葛臥起之事故鐘石之遷改在天地間不過黍稌之播於原隰刈穫之或鉏或鎛也亦各盡其分而已矣奈何邂逅風塵破爲曠劫舍裘葛臥路之恆趨猿鶴沙蟲之幻自吾見喪亂之際衣冠鼎族詩書阡陌不循其舊至使河海之迹堙爲窮流似府君從容乎山野之間檢襟括步青氈如故豈非衣冠之準的歟生萬歷癸卯十月五日卒康熙丁卯八月八日年八十五配陳氏先府君十二年卒以卒之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葬西山之魯墨子三長之坊癸卯舉人知縣次之坪庠生次之圻女二長適潘朝珽次適庠生趙澎孫十一錫麒、錫麟、錫位、錫鳳、錫熊、錫鼇、錫仁、錫義、錫忠、錫信、錫鶚孫女二長適林與泌次適戴宗鼎曾孫八永元、永年、永成、永和、永魁、永清、永彬、永譽曾孫女三余交之坪二十三年矣每過甬上必登府君之堂老成在望其葬也之坪以張旦復之行狀鄭禹梅之傳乞銘銘曰

治亂之運有經有緯人生其間鼎沸百沸以經處緯險夷一致以緯易經百色妖露甬有耆舊居仁由義河山雖改詩書不廢雕虎焦原不異平地深松茂柏永無憔悴

## 鄭峚陽先生墓表

公諱鄤字謙止號峚陽姓鄭氏常州武進人也其先出於義門父振先萬歷乙未進士禮部主事妣吳氏封安人公十歲能文十六歲從儀部謫四川永寧徧覽嵩華峨嵋諸勝十九歲歸中鄉舉登天啓壬戌進士第改庶吉士文文肅以朝講建言刺及宮奴客魏疏上留中公諫留中非制引武廟之奄禍神廟之奸

相爲言。內批與文肅皆降二級調外任。逆焰高張。興大獄。以殺其不附己者。訛言三吳將謀翻局。偵事者相望。公之黃芝歌。流傳都下。黃芝歌者。詔獄產黃芝六葉。楊左之獄死者。恰符其數。公因之作歌。以當野哭。公既危甚。乃變姓名。爲王小仙。浙東江右、粵東深山窮谷。雲水殆徧。丁卯削籍爲民。追奪誥命。逆奄伏誅。奉旨原官起用。居憂六載。崇禎乙亥。入京待補。時溫體仁當國。媚嫉異己。既排文肅去之。以公爲文肅所拨。必爲己患。遂以惑父披剃。迫父杖母。特疏參公。下於刑部獄。囑司寇殺之。司寇不可。改入錦衣獄。金吾亦不敢承體仁乃使其門人主之。黃石齋先生召對。以爲衆惡必察。匡章棄於通國。孟子從而禮貌之。先師劉念臺先生亦疏言杖母之獄。不可以無告坐體仁之黨。慕公同鄉之市儈以證之。己卯八月。擬辟上命加等。公遂死於西市。從來縉紳受禍之慘。未有如公者也。公爲奸相所陷。路人知之。而杖母流言。君子能亮之以理。未必驗之於事也。水落石出。余詳之公鄉之賢者。儀部眷一妾。其夫人不能容。儀部遂挾妾以出。流轉僧寺。頗爲人所指目。公無可奈何。而夫人篤信佛乘。與一尼甚嬖。公求尼爲之勸解。尼神道設教。假箕仙言。上帝震怒。將降禍於夫人。夫人受戒悔過。儀部始得安其室。一時好事相傳。以竹籠麥話之法。訛爲撲作教刑之事。當公之受誣。欲陳其本末。則恐有礙於父母。故甯隱忍就死。齎此冤於地下。豈非仁者之心與。武安君之謂燕王曰。鄰家有妻毒其夫者。使妾奉巵酒進之。妾知其爲藥酒也。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妾終不敢自明。公之不敢自明者。亦猶妾也。雖然。儀部之眷妾。夫人之妒。親之過小者也。使公蒙詬醜。大誹於天下。其輕重可無辨乎。是故公之獄不明。則奸相之惡不著。此後死者之責也。余

嘗入仗錫山見公題壁猿鳥絕迹處非振奇之人何緣至此及至匡廬青牛谷見月季花大過拱把公題詩其上益奇之公固非井竈中人物獨怪其獄中猶選制義豈其熟處難忘乎抑以之爲游戲耶公之諸子霖過予求表其墓余爲之論定如此

參議密庵陸公墓碑

公諱永可字咸一別號密庵姓陸氏宋丞相忠貞之裔世居鹽瀆明初有以賢能推擇築大河衛城遷於淮遂爲山陽人祖敍寰父三錫公爲諸生已有當世才具爲上官畫養馬之策民以不病登順治乙未進士第授裕州知州入爲刑部員外陞福建提學僉事轉布政司參議未上而卒公爲人豈弟雅以濟物爲務當其在裕徇地之師相望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徵村切里俄頃十催公應以整暇民不告勞赭陽一驛舊設馬六十後減至三十一站銀五千九百餘減至二千三百餘事增於前十倍而費減十之八難爲意計公貸軍府子錢市馬六十劣充急發舊三萬戶戶三男子則十萬丁也故派鹽二千九百引其後丁止一千九百鹽引尙存一千六百是一丁食一引矣公請於鹺使者減至一千引民力稍甦舊額墾田一萬九千三百餘頃近墾八百餘頃而已又以塞河之役逃荒三百餘頃其征賦皆取盈於五百餘頃之內逃亡日甚公設法誘墾汙萊之田二而當一磽瘠之田三而當一自此民勸於農鋒鏑之餘絃誦久息公新其學校躬帥藝文化屠羊駔馬以爲秀士邑無文獻以禮樂爲殘賊比文章於鄭衞公考其山川人物撮殘糾謬秉筆文閨裕始有志凡公之所以籌裕者如庭內灑掃無不周款其在司寇冤訟洗遂瘼弊昭蘇

每退食遲遲。母夫人詰之。公曰。今慮囚者多以刻深免咎。故煩文滯勀。證逮遐廣。苟循成案。幾人當斬。幾人當絞。吾所以不敢也。當其衡士。翦拉榛楛。斟酌爾雅。瓢笠之門。俱起講堂。而南宮之夜光多經公所採拾。其入與人之誦者。鄉賢之紀。鮀不給祝。則優劣枯骨。香燈爲之肅然。有司賤士。纖介之惡。便遭裁辱。則請之督撫。未離仕籍。不得妄施荊革。其所至及物如此。臨官之外。破產而字死友之孤。開門而延故人之殯。如田孝廉、姜符玉、翁陵、周文學。枚數之而不勝。蓋天性然也。從來訾吏治者。不過曰傳舍其官。夫傳舍者。朝至暮去。總使餉馬於軒。宿隼於堂。其破碎猶可支久。顧今之所謂傳舍者。非昔之所謂傳舍也。視傳舍爲己物。桌桷、欂櫨、楹闌、扃楔。必欲發之而去。以大宮之椽。歸爲廬門之椽。甯復有傳舍乎。南陽久已無裕因公重立。亦如叔孫婼所館。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者也。傳舍亦何幸哉。生於萬歷丁巳五月初四日。卒於康熙己未七月初三日。娶某氏。誥封宜人。子三。志謹。國子監學正。志寬。太學生。志默。歲貢生。女二。周恪、李師邕。其壻也。孫男七。觀、兆騏、兆霖、兆稷、嵩年、鶴年、逢年。孫女七。志謹千里求銘。銘曰。

史傳循吏。貴乎甯一。瘡痍未起。賊梳兵櫛。逃屋荒田。租吏絡繹。吁嗟密庵。仁心爲質。嚴疆風雨。立彼家室。人總刑名。破冢而出。出考藝文。廟堂琴瑟。華表石言。表裏史帙。

## 桐城方烈婦墓誌銘

桑海之交。紀事之書雜出。或傳聞之誤。或愛憎之口。多非事實。以余所見。唯傳信錄、所知錄、劫灰錄、庶幾與鄧光薦之塡海錄。可考信不誣。所知錄者。桐城錢飲光先生之所著也。先生在前朝黨錮之禍。似范孟

博從亡之節似介子推虎口殘喘奔走南北今歲戊辰自京師寓書於余謂海內同人凋謝殆盡歸然屹存者先生一人而已弟今年七十七矣知先生來歲已是八旬相去二千里不知尙能遂此願見之志否因以其安人烈婦之誌爲請余讀之淒然按安人方氏桐城黃華里之望族父啓煌母王孺人孺人刲股以療夫病年三十而人稱其節無間言安人十五爲先生婦幼固讀書識字及歸而見先生以詩文著名遂相從爲學日事於硯北不親俗務已而先姑棄世柴水交困安人於是洗硯削筆習爲操作先生無內顧之憂一意遠遊當是時流寇盤踞江北瀕江人戶皆避寇渡江棲泊洲渚間寇遠復返安人持囊束緼伺塵起卽遁不至踉蹌忘失里人多服其智然在兵聲撼動之際奉養其舅未嘗失節舅以大年終安人從先生遷居白下風雪擁戶夫婦相對面如死灰先生賣文搏食安人纂紝佐之少延朝夕壬午先生試畢安人迎門君自度今年能必售否先生笑曰臣力竭矣問盎中米餘幾何曰可支十日先生屈指發榜之期曰但得至此日吾無憂矣已榜發不中舉家啼哭臥不能起蓋先生夫婦之困窮如此武塘錢吏部棣先生之同宗也招先生共學安人獨處白下北都變聞先生急歸而安人已返桐城人問之曰天下大亂此地甯可居乎阮大鋮以南都防亂揭爲諸名士所擯銜之次骨南渡修報復次第矯旨逮揭中之人先生亡命武塘安人在里中東西遷徙久之亦下武塘曰不若同死之爲愈也大兵渡江所在兵起吏部亦聚衆廬衢三吳志士多載孥帑依之亡何兵潰聯舟泊震澤土寇竊發先生方他適賊焚震澤之舟劫掠子女吏部溺死賊上船安人抱幼女亦投水而死時乙酉八月十七日也二子爲賊所掠長者遁去次

子亦死。明日先生得安人屍於岸上。視其衣。皆鉤聯不可解。其子曰。此吾母舟中所爲也。曰。一旦遇兵。即赴水死。毋令人剝衣露體耳。殯諸普濟寺。甲午冬。返葬先隴之右。安人生於萬歷壬子十月二十八日。享年三十四。子女三。存者唯法祖。戊申又死於盜。哀哉。閩粵餘疆。表其節。贈孺人。再贈安人。安人少有至性。十歲時。母病篤。亦割臂肉投藥中以進。痛母苦節。望其夫之成名。爲之旌表。知不可得。則時時雪涕。自兵興以來。惟誓一死。有里中婦歸自賊者。輒正色叱其不死。里婦曰。求死不得耳。安人笑曰。若不早辦死耳。亂離之世。何日非死日。何地非死所。豈有終日辦死而不得死者乎。遇難后於弊衣中得絕句一首云。女子生身薄命多。隨夫飄蕩苦如何。移舟到處驚兵火。死作吳江一段波。固知震澤之一死。辦之早矣。嘗觀今之士大夫。口口名節。及至變亂之際。盡喪其平生。豈其無悲歌慷慨之性歟。亦以平生未嘗置死於念。一旦驟臨。安能以其所無者。應之於外。陳同甫傳陳氏二女。長女伸頸受刃。次女受汚。后有詮之者曰。若獨不能爲姊所爲乎。次女慘然連言曰。難難。今之士大夫。亦畏其難耳。陳了翁曰。吾於死生之際。了然無怖。處之有素故也。若處之無素。驟入苦趣。無安樂法。文山亦云。遇異人指示以大光明正法。於是死生脫然若遺。彼大賢之操修若此。何怪乎士大夫爲次女之歸耶。銘曰。

曹娥以孝。潛波娥江。貞女以義。自沈溧陽。於燦安人。繼此耿光。風號月苦。震澤流長。

## 節婦金孺人墓誌銘

歲乙丑。余至棲水。一時友朋來集。論文談道。皆非宿聞腐見。不可以經生崖涘之。已見金介山之詩。質而

不俚。清而不枯。今之詩家。未之或先也。戊辰。余里人沈伯翬。自棲水歸。介山寓書。以其母金孺人之墓銘爲請。孺人張氏。父遂辰。字卿子。杭之名醫也。孺人歸於金君君榮。時君榮之父已卒。失火。無家居。君榮與婦寄止婦翁舍下。婦翁既以醫名。學者雲集。拱璧駟馬。華堂翕赫。諸姑伯姊之歸甯者。皆盛其羅綺珠翠。孺人寂然廡下。與夫子相勞苦而已。未幾。君榮之弟又夭。其姑獨處。孺人迎養於張氏。君榮出遊江右。喪其資斧。歸而病卒。孺人年始三十。先有二兒。已殤其一。是時介山方五齡耳。孺人與其姑同牀臥起。撫此孤孩。相依爲命。稍長。課之句讀。手紡口授。一燈熒然。已而卿子亦卒。家產塗炭。孺人以女紅象鍰易米而炊。所冀介山成名。重立兩家門戶。而獨子姑息。惟恐其蒙霧露。每見介山丹鉛在手。即爲曳去。曰。但得一碗飯。養吾兩人足矣。無爲過自苦也。三世一身。悲光血縷。漬於孺人之旦暮。臥病十餘年。而孺人卒矣。當君榮出遊之時。正值鼎革。干戈無序。孺人隨父避於武康山中。搜牢貫掌。人民晝不敢舉烟火。夜非深林菁叢。不能藏蔽。每聞兒啼。即射聲而至。孺人一兒襁負。一兒攜手。嘔嘔而泣。勢難兩全。咸勸棄其小者。孺人以絮掩兒口。虔護百方。卒免於難。鄧伯道以男子。不能庇其二兒。放之孺人。蓋蔑如矣。卿子年八十。尚爲人應病。孺人憫然。謂其子與姪曰。汝等荒於嬉。而坐受老人拮据之養。能無恧乎。故其侍父也。必伺其熟寢。而後即安。父有寒疾。雖嚴霜烈暴。夜恆四五起。至性有過人者。嗟乎。人世危苦之境。莫如嫠婦。嫠婦而無家可托。漂搖於女氏之黨。則又危苦之甚者。於此而綢繆風雨。重興家室。其精誠之至。天地爲之感動。亦理勢之自然也。先師蕺山先生。父卒五月而生。喪失家道。母氏章太夫人。依外家以活。頗與孺人境

遇相似。先師之爲大儒。皆太夫人危苦所成。介山勉旃。亦焉知稱孺人者之不如太夫人乎。太夫人之誌。許敬庵先生爲之。則余之誌孺人也。亦焉敢不以實乎。生於萬歷戊午四月十八日。卒於康熙戊午八月二十三日。與君榮合葬皋亭山子一人曰張。卽介山也。銘曰。

卿子之女。介山之母。葬於皋亭。旣封旣樹。白楊蕭蕭。鳴其辛苦。黃絹之辭。刊之石柱。後人過之。知其爲節婦之墓。

## 卓母錢孺人墓誌銘

李大泌誌弇州夫人之墓。謂其生長富貴。人望之如在天上。畢生不知憂苦。爲何等。而夫人盡瘁操心。有單門之所未嘗者。以信憂樂之命。非富貴貧賤之所與也。余讀武康韋六象之狀卓母錢孺人。何其相類乎。按狀。孺人姓錢氏。名賁。字淑儀。杭之錢塘人。父朝彥。崇禎丁丑進士。句容知縣。妣許氏。孺人生而性慧。內則孝經詩詞。略皆上口。年十五。歸仁和卓君麟異子孟子孟、翰林侍讀諱彝之子也。卓氏爲塘棲望族。富甲一方。阡陌間架。牽連郡邑。僮客數百人。轉轂鳴橈。晝夜不絕。舅姑皆在京師。子孟讀書。不問生產。孺人以弱女子。未明而起。諸事填委。候其指揮。左握算子。右徵市歷。官租歲計。轉運貯積。會要不爽毫髮。細至庭內灑掃。竈養柴水。亦經心目。子孟隨舉順天。當卓氏之盛。孺人不以林下之風。願息閨閣也。亡何。侍讀卒官。家勢中衰。盜入其室。發大珠黃金以去。利其財者。廣設機械。恫喝數萬金。子孟亦暴卒。病姑在堂。稚幼滿室。孺人搘定風波。上侍湯藥。下授詩書。喪葬婚姻。禮文畢備。觀者不知其爲患難之餘。當卓氏之

衰。孺人不以風雨之晦。改其昏曉也。逮姑潘恭人卒。葬既畢。兩子爲諸生。侍讀詩書之澤有託。門戶重立。而孺人亦病矣。從容謂其子女曰。吾昔奉汝祖母。秉燭晚食。祖母南向。吾與諸姑左右汝父。汝父從容座末。舉觴加餐。笑語歡洽。將謂此樂可常。何意轉瞬間。零落俱盡。正如長亭旅憩。先後散去。唯我獨留。亦復何堪。因欷歔不自已。未幾而卒。時康熙己未十二月十九日。年五十。子四人。長齡、太學生。松齡、庠生。永齡、錫齡。女四人。婿陳奕昌、項灝。俱太學生。餘未字。孫男三人。長齡等。將以年月日葬子孟之墓。將葬。奕昌傳其內子之命。乞余銘之。昔陳同父夫人欲朱文公篆其親墓。因夫以乞。孝思冥契。千載如新。但不知余之文。能如文公之篆。亦可傳後乎。銘曰。

物盛而衰。衰久而復。天道之常。人事之卜。吁嗟孺人。霜雪性情。高明之家。而荼苦一生。

## 東星禪師塔銘

上虞東山謝車騎之所經始。靈運因而踵事增華。非安石所謂之東山也。觀靈運山居賦。神麗甲於宇內矣。歲庚辰。余至其地。值爾密禪師解制之期。茶話久之而別。戊辰。余復至。則悟公爲住持。方病傷寒。使人扶而出拜。求其師啓明塔銘。甚懇。啓明。蓋爾密師之法嗣也。余於湖海間方外之士。其學有所不能盡知。惟取其同門淨地之狀。檃括而敍之。師諱淨鑒。字啓明。別號東星。壽春王氏子也。生而近道。聞人誦華嚴經。聽之移時。曰。經乃佛語也。佛語可解。佛獨不可爲耶。年十七。卽喜與僧遊。欲學其法。僧言知識多在南方。須往依之。此事非杜撰可成。師遂發心南詢。有自博山來者。師問博山教人作何工夫云。教看一口氣

不來。向何處安身立命。師聞之。茫然自失。此話日橫胸中。無有入處。己遇僧古春。禮之爲師。欲隨出家。父不許。乃與春密約。春候之前途。師午夜踰城。兼程五百里。始與春會於南陽之香嚴山。從之祝髮。首參弁山瑞白。相依四載。得箇自在境界。弁山便欲付之鉢袋。師以爲非住足之地。復從汰如法師。證性相二宗。爾密講華嚴於順聖。師渡江謁之密曰。你會參弁山。乃是禪客。我這裏却講經。師曰。和尚莫瞞人好。密云。却是你瞞我。命充維那。上堂。師擬申問。密遽云。你昨日敗闕。今又來何爲。師罔然。鈍置者久之。密曰。汝雖到不疑之地。其奈古人全機大用何。師曰。話作兩橛。密舉古人云。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爲甚放剝猪狗手脚不出。師屢下語不契。未幾。忽有會處。曰。剝猪狗手脚。這回放得出也。密云。作麼生。師曰。今日放過和尚。自是徧歷江浙諸大老之門。天童、密雲、雙涇、雪嶠。皆有契語。始返顯聖。解制呈偈云。雲門門裏掛瓢囊。舉措如經蠱毒鄉。明月到窗還自照。空庭細草任他長。灰堆冷豆平空爆。雪壓梅花驀地香。將謂回頭別有路。草鞋依舊踏清霜。師未嘗讀書。不諧音律。而失口偈頌。恰似老於文學者。爾密遂以衣偈授之。師即把茅雙髻。遵養時晦。即爾密招之。亦不輕出。踰年始爲其師分座秉拂。爾密示寂。出世於山陰之普嚴。繼遷武林悲華。歷集善、能仁、國慶。凡五坐道場。皆强而後赴。非蓋大屋養閒漢。開眼尿牀者比也。康熙戊午十二月初九日示疾。沐浴更衣。書偈云。生死無終始。猶如環上循。到頭霜夜月。任運照乾坤。遂寂。世壽七十一。僧夏四十五。門人奉全身塔於東山鵲峯之北。嗣法二十五人。宋退谷雲禪師云。爲道孤危元關妙密。在曹洞宗旨亦奇矣。若較臨濟。直是天地懸隔。以言乎全機大用。惟臨濟有之。師固曹洞子孫。而放

出剝猪狗手段。是未嘗無大作用也。豈古之曹洞。異於今乎。抑今之濟洞。止以源流分別。其宗風實無所異乎。吾恐爲其學者。實昧昧於兩家之門戶而相習爲口耳之談乎。安得起師而問之。銘曰。

曹洞中興。粤自散木。海門石簣。整其脫輻。所以東浙。法乳雷燭於赫鑒公。起自北陸。聿來南方。徧參名宿。果熟東山。人天眼目。遂嗣師席。機鋒箭簇。琵琶無絃。白鵲不啄。說法熾然。非絲非竹。

## 豐南禺別傳 辛亥

余讀嘉靖實錄。十七年六月。致仕揚州府通州同知豐坊。奏請上與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心鄙其爲人。蓋坊之父熙。嘗以議大禮廷杖。其忍於背父。他又何論。坊有書名甬上故家。多藏其底草相誇示。每黜而不視也。已見坊所著五經世學。其窮經誠有過人者。徐時進書其逸事。惜文不雅馴。暇時另爲一通。以發嗢噱。坊更名道生。字人翁。別號南禺外史。五歲時。董侍御問以所讀書。曰大學序。誦至淳熙五年。故漏熙字。侍御問之曰。此大人名也。由是長老多奇之。嘗其讀書。注目而視。瞳子嘗度眶外半寸。人有出其左右。不知也。自考功遷誦失職而歸。書淫墨癖。無所不知。亦遂目空今古。滑稽玩世。瀾洋自恣而已。有方仕者。從坊遊學。其書法假坊名以行世。坊知之。恨甚。曰須抉其眼。始不能作僞耳。以是語舍中兒。皆曰諾。久之。舍中兒捧一物至。曰此方仕之眼睛也。吾等夜俟之荒郊。抉之以來耳。坊大喜。厚勞之。再日而方仕至。舍中兒告之故。令勿入。入則吾等欺敗矣。仕曰。無傷也。坊見仕大駭。曰聞君遇盜傷眼。今如故。何也。仕曰。曩者夜行。盜抉吾眼以去。方悶絕閒。叢祠中有鬼哀吾。取新死人眼納吾眶中。今雖如故。猶痛楚耳。坊

亦信之。置酒賀其再生。坊欲下鄉收責。僕不利其往。農家簸穀。有大扇。僕執之以告曰。鄉人聞主至。各家製此以待。使其男婦搖之。主必中寒而死。坊曰。譎哉鄉人。使吾死而驗傷之無從也。需之以六月往。其奈我何。每年必召黃冠設醮以驅蚤蝨。客至則問之。自吾醮後。覺蚤蝨減於昔否。客曰。尤甚。吾方怪之。豈知公家蚤蝨驅而之吾舍乎。坊乃大喜。嘗其醮時黃冠賂侍者。陰捕蚤蝨。不使近坊。坊確然以爲醮之左驗。龐侍御求書。餽金三十。坊曰。吾正需此。即設醮三壇。一滅倭寇。二滅僞禪僞學。三滅蛇虎蚤蝨。聞者無不大笑。而坊匍匐祈請出於至誠。姜宗伯求墓誌。坊撰文幷書。將授使者。食所餽粉羹而咽。坊大呼姜某毒我。趣令燬文。返幣其門。僧德祜潛易原文。而以別紙焚之。幣亦未嘗返也。坊以杜元凱故事。楷書法華。華嚴二經。鋼之鐵函。沈於大海。同行者亦潛易之。竟不知所沈者爲何物也。嘗於譚觀察坐聞徵異事。坊曰。宏治五年。鳳凰止正陽門樓上。移時而去。脫一羽。長二丈許。觀察不信。坊指其童子曰。彼亦見之。童子曰。然。又嘗納涼僧舍。謂僧曰。我在通州。穴巨瓜。置小杌其下。側身入坐。仰面承漿飲之。膚生粟。乃出。僧不信。亦以徵之童子。童子年十二四。坊之倅通。相去且三十年矣。東門皮工王姓者。事坊甚謹。歲時餽遺不絕。坊感其意。問其所欲。於嘗所往來者。或曰。似欲向公乞一號耳。坊手書闌坡二字以號之。而坡字之土肥頭。皮工得此珍甚。有見之者曰。析之爲東門王皮公。蓋甚汝也。皮公聞之更喜曰。吾與東門猶蠟蝨耳。公乃以東門畀我。皮固吾業道其實耳。踵門以謝。言狀。坊曰。此人安得有此言。可以師我矣。延之上坐。皮工惶恐而出。閒過閒祠部。天雨止之宿。坊曰。須吾榻乃可。祠部即令人移榻。而榻製甚煩。用四小舟載之。安

楊方竟而忽稱腹痛必不可留仍移楊而返意怪祠部之求書也性鄙人口道錢物侍者故靳之謂梅雨須暴藏金坊曰諾畢暴而數之亡一笏以責侍者侍者再竊一笏坊復數之曰是矣蓋但論其奇偶也時進之所傳如此余則以坊之怪誕此猶其小小者爾其大者在僞造六經或託之石經或託之別傳而訾毀先儒放言無忌謂朱子食貧無計賣書餬口掠取新說其價易增所言子見南子爲衛靈之繼室是擠於宋朝之倫獵較爲奪禽獸是擬於禦門之盜其卦變圖眞牧童之陋戲又曰晦翁果生於混沌初闢之時眞爲伏羲受業之師手授卦變圖親見伏羲據之以畫卦而演爲先天四圖歷壽數萬餘歲至宋慶元庚申爲始卒也楊榮纂修大全以其妻是朱氏故盡用朱子之說其於書經則謂其祖慶正統六年官京師朝鮮使臣姜文卿日本使臣徐睿入貢以尚書質之文卿曰吾先王箕子所傳起神農政典至洪範而止睿曰吾先王徐市所傳起虞書帝典至秦誓而止笑中國官本錯悞甚多其中國所無者令嚴不敢傳而正其錯悞者一二故坊之世學一依外國本文卿言其國商書有四十一篇睿言其國周書有八十二篇而周書第七十八爲孔子之命敬王命仲尼爲大司寇相魯而作其八十二方爲秦誓書依年而次秦誓之作在魯僖公三十三年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相去七十六年焉得以孔子之命先之乎其僞不待辨慶果信之亦取笑於外國矣坊一官不得志無所不寄其牢騷人紿己還以紿人至於經傳亦復爲掀掌之資其罪大矣

兵部尚書李公傳

公諱蔭祖字繩武本朝鮮李氏七世祖英徙於遼東鐵嶺衞以軍功授本衞都指揮使曾祖成功贈榮祿大夫祖如梃太原郡守父思忠仕至禮部左侍郎提督陝西全省官兵鎮守西安將軍贈光祿大夫有明慶歷間公之曾伯祖成梁以軍功封寧遠伯故遼東李氏爲天下冠公以太學入官順治五年授戶科江南司員外郎七年遷浙江司郎中九年陞左僉都御史十年遷兵部右侍郎兼管正黃旗副都統事十一年陞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直隸山東河南三省十四年加太子太保仍以原官總督湖廣十六年以病乞歸康熙三年卒年三十有六公歷官六任而刻石之功著於天下者則在鎮大名與荆州之日其在大名淫雨爲患沁衞洛漳滹沱諸水一時泛濫黃河大決直隸東明等三十一州縣山東館陶等十州縣河南臨漳等九州縣莫不罹被災毒流民載道公疏請蠲賑安插十萬生靈拔之鬼錄山賊高鼎囊括五臺恢代之間抄截蜂起官軍進討不利公以爲賊衆上下危岡如在枕席豕食村落不患不飽我兵裹糧從之途畏峯澀所謂彼逸我勞豈能得志莫若壁彼近郊斷其出入則搜牢路絕兼旬困餓爐黨自離始以銳師抵其巢穴可不勞而定也上從之未幾遣諭賊巢開以丹青之信鼎遂率其衆降山西盜屏威名遠著直隸山東諸賊或擒或降次第就平當是時海內初定齊魯豫晉間尚有崩剝之勢而畿南千里左滄海右太行爲神京門戶公卒使之反側寢謀廬落整頓此奠安三輔之功也其在荆州王師進取滇黔道所經由牧馬數十萬賦民芻豆公言若是是烏鈔求飽也力持不發洪閣部疏民運公馳至軍中謂洪公曰行營糧料日需數千石方今水運陸運不敷三日二旬不能一運自沅以上改水從陸數鍾而

致一斗民力何堪吾恐淚點未下三楚先搖古人因糧於敵閣下何不出此也洪公是之李自成敗後逋寇郝永忠等尙餘十萬房竹秭歸蔓延以及夔巫旌旗亂野公檄由彝陵襄陽鄖陽三路合擊牽其首尾於是賊勢漸衰卒至破滅麻城李善友猖狂邪教熒惑遠近士人多有從之者豫撫議勦公曰此一老捕盜力耳何以兵爲未幾善友就擒楚地大水男婦裸袒河畔競取浮沒菱粑以資口食公倣鄭俠故事繪圖以進上覽之惻然援勦將士俘獲女口以千計公宴諸將於署潛遣人搜之船中出以還其家楚當兵革之際飢饉之餘而三戶如故不至冰駭風散者此紀綱江漢之功也公讀書不喜章句細微明遠有幹略今見之果然天性孝友宗伯命之襲爵固讓其弟宗伯之疾衣不解帶者累月及以戎事墨衰則悲號如不欲生其侍佟太夫人就養無方躬親甘旨無絲髮遺憾俸入緣手散之三黨待以舉火者十餘家所著奏議若干卷嘗觀與王之世必有不二之臣以輯安黎庶故雖鋒鏑倥傯而此意未嘗不行其間蓋天以生物之心寄此一人耳顧後之儒者斷絕小文媟瀆微辭閉門聽難以爲學道則天地何賴焉觀公之行事仁心爲質摯陰方結而陽和霍然其不滅之令蹤蓋千載如一日也令子長白先生令宗羲述其梗概一二識其大者使後之人有考焉

周節婦傳

康熙戊辰五月山西巡撫薩公以周節婦事上於朝天子下之有司烏頭雙表天光爛然其子孝廉馬珽

徵於世之能文者。爲文以張之。按節婦姓周氏。臨洮郡丞某之孫女。世居安邑之鹺城。年十五。歸於諸生馬君崇疆。生子二。曰珽。曰瓚。而馬君卒。節婦年方二十。求死不得。迺忍貧鞠育。遂不施膏沐。日處寒燈敗帷中。順治己丑。土寇之亂。鋒鏑縱橫。襁負流散。節婦能保其二子。如在衽席。事平之後。野無青草。室如懸罄。垂暮老姑。柴水交困。節婦身執家苦。不以貧狹縮其薦菜。又使其子從事於學。博士倚席。說經鏗鏗。猶然承平舊家故態。由是二子照爛文筆。遂爲國器。康熙甲子。珽舉於鄉。霜雪之後。繼以陽和。天之報施苦節。未嘗不刻期而信也。嗟夫。家猶國也。當節婦之稱未亡。馬氏亦中衰矣。而節婦有死之心。卒乃中興馬氏。亦猶田單之存燕。汾陽之再造唐室一也。凡今之人。侈社稷苞桑之功。而輕單門風雨之瘁。此之謂不知類矣。今聖天子無幽不燭。使農里之事。得以上達綱常名教。不因之而益重乎。康侯以其事屬余傳之。余不得而辭也。

## 余恭人傳

恭人余氏。相國有丁之孫。刑部郎中繩訓之女。年十六。歸謝君于宣。是時謝公象三。巡按山東。而宣子家居。與陸文虎、萬履安讀書。文虎曾謂余曰。近得謝宣子。不特秦川貴公子。固名輩之冠冕也。一切廚養困畜之事。皆恭人主之。檢御門族。靜然四屋。使宣子欵案之功。不牽於閨闥。尋登崇禎癸未進士第。明年宣子殉難。恭人年纔二十八。老人涕泣於堂上。孤子悽惶於膝下。丹旐歸魂。青燈不寐。九死之心。空延鐘箭。南渡哀榮。死事宣子贈太僕寺少卿。謚忠節。於是得封恭人。柴天改玉之交。皇風未暢。鼎族阽危。謠言沸

火公爲前朝大臣未免鞠躬傲吏之下狼狽折札之命一門百口流矢影風顧有憂色恭人鎭以整暇如處無事雖屯苦備經卒開閉否之運養生送死總歸禮教非其才識絕人何以有此卒於康熙壬戌十一月十八日享年六十有六子五長爲霖同知州事次爲兆諸生次爲憲癸卯舉人次爲肱次爲衡廩生考授州同知女二長適歲貢生高奕襄次許諸生范正國孫七德輿德寬皆諸生德懋德聞德用德量德充孫女五曾孫六曾孫女三甲申之變凡夫人之在京邸者或從子而死或從夫而死成德之母張淑人金鉉之母章恭人汪偉之妻耿恭人劉理順之妻萬淑人妾李孺人馬世奇之妾宋李二孺人陳良謨之妾時孺人固皆地捲朔風庭流花雪而其景象之慘惡者新樂侯劉文炳之杜太夫人集子女同死樓上其子婦先死次長女死杜太夫人六縊而後死少女纔斷而墜不得死乃開窗擲身樓下血如泉湧又不死有老蒼頭在側曰夫人何不死於井乎少女曰不可太夫人命同死一處豈得違之遂脫金條脫賞蒼頭重扶樓上助其結纔始死溫璜之死於新安其女年十四方熟睡母夫人推醒之女問爲何夫人曰死耳女曰諾父母各引繩尾縊之余爲之作傳淚涔涔不能止因念史遷絕無此等文字使後人讀之無不痛哭者宋之亡也文陸身殉社稷而謝翱方鳳龔開鄭思肖徬徨草澤之間卒與文陸並垂千古然則諸夫人之從者固女中之文陸也若恭人者淒楚蘊結亦猶之謝方龔鄭皆天地之元氣也爲衡介萬公擇求余傳之蓋去宣子殉難之時四十七年矣

## 廣師說

自科舉之學興而師道亡矣今老師門生之名徧於天下豈無師哉由於爲師之易而弟子之所以事其師者非復古人之萬一矣猶可謂之師哉古人不敢輕自爲師以柳子厚之文章而避師之名何北山爲朱子之再傳而未嘗受人北面亦不敢輕師於人昌黎言李翺從僕學文而李翺則稱吾友韓愈或稱退之未嘗以爲師也象山爲東萊所取士鵝湖之會東萊視象山如前輩不敢與之論辨象山對東萊則稱執事對他人則稱伯恭亦未嘗以爲師也卽如近世張陽和其座師爲羅萬化尺牘往來止稱兄弟不拘世俗之禮也嗟乎師之爲道愼重如此則所以事其師者甯聊爾乎故平居則巾卷危立於雪中危難則斧鑕冒死於闕下掃門撰杖都養斬版一切煩辱之事同於子姓賀醫閭之事白沙懸其像於書室出告反面緒山龍溪於陽明之喪皆築室於場以終心制顏山農在獄近溪侍養獄中六年不赴廷試及山農老而過之一茶一果近溪必手捧以進其子弟欲代之近溪曰吾師非汝等可以服事者楊復所之事近溪亦以其像供養有事則告而後行此其事師曷嘗同於流俗乎流俗有句讀之師有舉業之師有主考之師有分房之師有薦舉之師有投拜之師師道多端向背攸分乘時則朽木青黃失勢則田何龔土固其宜也近世有淮海劉文起師岳西來薦生則事若嚴君死則心喪踰制爲之嗣以世之爲廟以享之爲之田宅以永之猶恐其不聲施於後世也求能文之士以章之古人事師之義復見於今矣將使劉峻杜口昌黎不傷孤另也

# 南雷文定三集卷三

## 金石要例

碑版之體。至宋末元初而壞。逮至今日。作者既張王李趙之流。子孫得之。以答賻奠。與紙錢寓馬。相爲出入。使人知其子姪婚姻而已。其壞又甚于元時。似世系而非世系。似履歷而非履歷。市聲俗軌。相沿不覺其非。元潘蒼崖有金石例。大段以昌黎爲例。顧未嘗著爲例之義。與壞例之始。亦有不必例而例之者。如上代兄弟宗族姻黨。有書有不書。不過以著名不著名。初無定例。乃一一以例言之。余故摘其要領。稍爲辨正。所以補蒼崖之缺也。

## 書合葬例

婦人從夫。故誌合葬者。其題只書某官某公墓誌銘。或墓表。未有書暨配某氏也。張說爲蕭灌神道碑云。南城侯之夫人。同刻碑銘。其題贈吏部尚書蕭公神道碑。其妻韋氏。書事實於內。題則不列。楊炯爲王義童神道碑。其子師本陪葬。亦不必爲標題。自唐至元。皆無夫婦同列者。此當起于近世。王愼中集中。如處士陳東莊公暨配黎氏墓表。蓋不一而足也。

## 婦女誌例

婦女之誌。以夫爵冠之。如某官夫人某氏。或某官某人妻某氏。庾信、陳子昂、張說、獨孤及、皆然。若子著名。

則以子爵冠之。如柳子厚爲王叔文母誌。書戶部侍郎王公先太夫人河間劉氏。婦人後夫而死者。其葬書祔葬權德輿集中。宏農楊氏河東縣君柳氏。博陵縣君崔氏。皆如此例。

書名例

碑誌之作。當直書其名字。而東漢諸銘。載其先代。多只書官。唐宋名人文集。所志往往只稱君諱某字某。使其後至於無考。爲可惜。

稱呼例

名位著者稱公。名位雖著。同輩以下稱君。耆舊則稱府君。昌黎集中。有董府君。獨孤府君。張府君。衞府君。盧府君。韓府君。有文名者。稱先生。如昌黎之稱施先生。貞曜先生。皇甫湜之稱昌黎韓先生。友人則稱字。如昌黎之於李元賓、樊紹述、張孝權。元姚牧菴稱趙提刑夫人爲楊君。則變例也。

墓誌無銘例

墓誌而無銘者。蓋序事卽銘也。昌黎張圓之誌云。敍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云云。蓋所謂誌銘者。通一篇而言之。非以序事屬誌。韻語屬銘。猶如作賦者。末有重曰。亂曰。總之是賦。不可謂重是重亂是亂也。故無銘者。猶賦之無重無亂者也。正考父之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饘於是。粥於是。以糊余口。比干銅盤曰。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甯。茲焉是保。漢滕公石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此有韻之銘也。季札之喪。孔子銘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

之墓。衞孔悝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於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於漢陽。卽宮於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衞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辭之。勒大命。施於烝彝鼎。此無韻之銘也。古來原有此兩樣。墓表神道碑。俱有銘有不銘。

單銘例

敍事卽在韻語中。昌黎、房使君鄭大夫殯表。大理評事胡君墓銘。盧渾墓誌銘。

墓表例

墓表表其人之大略。可以傳世者。不必細詳行事。如唐文通先生。宋明道先生之表是也。歐文胡瑗石曼卿墓表。皆不書子姓。今制三品以上神道碑。四品以下墓表。銘藏於幽室。人不可見。碑表施於墓上。以之示人。雖碑表之名不同。其實一也。故墓表之書子姓。墓表之有銘。不可謂非也。自有墓表。更無墓碣。則墓表之製。方趺圓首可知矣。故與碑分品級。柳州稱神道表。神道與墓。無品級之可分也。

神道碑例

柳州葬令曰。凡五品以上爲碑。龜趺螭首。降五品爲碣。方趺圓首。此碑碣之分。是凡言碑者。卽神道碑也。後世則碣亦謂之碑矣。豈以神道二字。重於墓乎。地理家以東南爲神道。蘇瓌碑建於塋北一十五里。亦曰神道碑。宋孫何碑解云。班固有泗亭長碑文。蔡邕有郭有道、陳大邱碑文。其文皆有序冠篇。末則亂之

以銘。未常以碑爲文章之名也。迨李翺爲高愍女碑。羅隱爲三叔碑。梅先生碑。則所謂序與銘。皆混而不分。集中總目。亦不復曰文。戾孰甚焉。今當如班蔡之作。存序與銘。通謂之文可也。楊炯爲成知禮神道碑。其碑銘之後有係。曰若楚辭別自一體。

婦人妃主。亦稱神道碑。如張說和麗妃息國長公主。李華東光縣主。楊綰郭汾陽夫人是也。

行狀例

行狀爲議謚而作。與求銘而作者。其體稍異。爲謚者。須將謚法配之。可不書婚娶子姓。昌黎狀董晉。亦書子姓。柳州狀段太尉。狀柳渾。是也。爲求文者。昌黎之狀馬韓。柳州之狀陳京。白香山之狀祖父是也。

婦女行狀例

王魯齋曰。衛公叔文子卒。其子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請謚之詞。意者今世行狀之始也。自唐以來。有官不應謚。亦爲行狀者。將求名世之士。爲之誌銘。而行狀之本意始反矣。觀昌黎、盧陵、東坡三集。銘人之墓最多。而行狀共不過五篇。而婦人不爲也。又知婦人之不爲行狀之意亦明矣。按江淹爲宋建太妃周氏行狀。任昉裴子野。皆有婦人行狀。非婦人不爲行狀也。

行述例

歐陽元銘曾秀才云。行述似翁所作。李木魯狆作姚天樞神道碑云。其子侃。以公行實。徵錄歐陽發作事迹。此皆與行狀名異而實同也。今既有行實。又有行狀。無乃重出乎。

誄例

誄亦納於壙中。故柳州虞鶴鳴誄云。追列遺懿。求諸后土。誌銘亦可謂之誄。元鄭師山爲洪頤墓誌銘云。其門人俞溥狀其言行。俾爲之誄。以識其葬。

子孫爲祖父行狀例

今人爲其父行狀。稱父之父爲王父。王父稱爲曾王父。曾王父稱爲高王父。非也。稱謂當以父爲主。故穆員狀父云。高祖宏遠。曾祖固禮。祖思恭。考元休。未嘗以員之自稱易之。孫逖父銘。陳子昂父志。皆如之。

碑誌煩簡例

誌銘藏於壙中。宜簡。神道碑立於墓上。宜詳。然范仲淹爲种世衡志。數千餘言。韓維志程明道。亦數千言。東坡范蜀公志。五千餘言。唯昌黎煩簡得當。

先廟碑例

先廟碑。見於昌黎集中者。皆敍立廟之由。本其得姓之始。祖功宗德而已。至元則侈大其子孫。於祖宗反略焉。先塋、先德、昭先等碑。名雖不同。其義一也。宋景濂爲單氏先塋碑銘云。公之勳業。不附先德之後。何以白前人積累之深。雖昧於造文之體。不暇卹也。當知碑先德而後子孫者。非文之正體矣。

書祖父例

蔡邕祖攽碑云。攽字叔業。曾祖父勳。攽生稜。稜生邕。邕至勳連身六世。故後漢邕傳。稱勳爲六世祖。而唐

穆員爲其父誌高祖上一世則稱五代祖陳子昂誌父墓五世祖太樂生高祖方慶方慶生曾祖湯湯生祖通通生皇考辨柳州父神道表六代祖慶五代祖旦高祖楷蘇子美父誌亦然此當從後范育呂和叔墓表稱曾祖爲皇考祖爲王考庾承宣爲田布碑稱曾祖爲王大父柳州柳府君墳前石表辭稱高祖王父曾祖王父祖王父

不書子婦例

女子重所歸故婿多書子婦例不書楊炯爲曹通神道碑載子婦一人以其陪窆於塋內也裴抗爲田承嗣神道碑載子婦二人以其爲公主也而宋之黃裳誌夫人黃氏男三長曰淳娶孫氏次曰昱娶楊氏少曰延娶張氏楊慈湖誌舒元質云生子五人曰鈃叔晦壻曰鉦娶袁氏曰銑簡女女焉曰錯娶趙氏曰鑲叔和之壻也方大琮誌其父云大輿娶溫陵趙奉直不拘之女大琫娶福唐林簡肅栗之孫女大鏞娶薛左史元昇之孫女誌林景詵云男榮公聘王氏誌徐母趙氏云子庭蘭娶俞料院某之孫女此外諸家文集亦不多見至元而古法蕩然閻復廣平王碑元明善淇陽王碑無不書子婦矣

子女不分書所出例

子女皆統於父雖異母而不分書所出在唐如權德輿誌李巽三夫人四子不言某屬某氏楊綰作郭汾陽夫人神道碑六子八女俱書夫人下在宋歐公誌蘇子美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誌梅聖俞初娶謝氏再娶刁氏子男五人女二人溫公誌呂獻可始娶張氏後娶時氏四子六女荊公誌葛源元配孫氏繼

配盧氏。三子。一女。誌蘇安世。娶葉氏。又娶某氏。子四人。女子五人。誌李宗辨。男十五人。女十九人。俱書夫人季氏下。是皆以父爲主。不必分屬之母。此定例也。然婦無別誌。卽附見夫誌之內者。前後夫人。不妨分屬子女。如昌黎碑楊燕奇夫人李氏。有男四人。女一人。後夫人雍氏。有男一人。女二人。誌昭武李公。三娶。元配韋氏。生子紘。女貢。次配崔氏。生綽、紹、綰。今夫人無子。白樂天之誌元微之。穆員之誌鄭叔則。皆用此例。逮元姚牧菴碑姚樞。書子女某出某出。虞伯生志牟應龍。亦書某出。張起巖狀張宏。夫人趙氏。姜氏。二子。元節、趙出。元里、姜出。此非古法之所有也。

婦人誌書子女例

婦人之誌。非其所生者不書。臨川誌曾易占。子男六人。曄、鞏、牟、宰、布、肇。女九人。其誌夫人吳氏。子男三。鞏、牟、宰。女一。

妾不書例

婢妾所生之子。書其子不書其母。如昌黎誌李郱云。夫人博陵崔氏。七男三女。郱爲澄城主簿。其嫡激鄜城令。放芮城尉。漢、監察御史。滻、洗、潘、皆進士。是崔氏所生。只激一人。其六人皆不書其母。誌李惟簡云。夫人崔氏。公有四子。長曰元孫。次曰元質。元立。元本。元立、元本。皆崔氏出。其二子皆不書其母。誌鄭君云。初娶韋肇女。生二女一男。後娶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四人。其餘者。蓋婢妾所生。故不書其母。李定母仇氏。王文公爲李閒誌。書定於正室浩氏之下。不書仇氏。古例皆然。至元而壞之。劉敏中忠獻碑。

書妾。李謙爲張文謙神道碑。書側室。姚牧菴阿力海涯碑。書如夫人。潘澤碑。子希永。他室李出。蘇天爵、高文貞碑銘。子男三人。履恆、麻夫人出。益、側室王氏出。耶律有尙碑。子男五人。長楷、次朴、次權、皆伯德夫人出也。次栝、次檢、庶也。宋景濂方愚菴墓版文。稱妾爲少房。

不書子姓及妻例

周隋碑誌。多不書子姓。幷不書配。其時夫婦各自爲誌。故不書。至於合葬者。夫人必書。如庾子山之段永、司馬裔、柳霞侯、莫道生、宇文顯和、諸碑是也。後來歐陽爲石守道誌。不書妻某氏。子某名。尹師魯亦不書子名。有書子不書妻。周隋間多有之。至唐。如孫逖誌李嶠。獨孤及誌姚子彥。皆然。

單書嗣子例

周隋之碑。單書嗣子。未嘗人人而書也。觀庾子山諸碑。司馬裔、但書世子侃。長孫儉、但書墩等兄弟紘干宏、但書世子恭等。崔詵。但書世子洪度。辛威、但書世子永達。段永、但書世子岌。唐權文公爲伊愼神道碑。但書冢嗣。餘書息男十六人。

書孫曾例

昌黎碑誌。只書子女。更無書孫者。孫逖爲杜義寬碑。書孫以表其墓。權文公爲王端碑。書孫以其葬王父。白樂天碑崔孚。書孫以其求文。張曲江爲呂處眞書其孫女。爲李仁瞻書其孫。李迥秀爲裴希悖書其孫。皆以立碑故。其他皆不書也。至宋則皆書孫矣。不特孫也。且及於曾孫矣。盧陵蘇明允誌。書孫。曾子固誌

錢純老書孫東坡狀溫公書孫子固誌沈率府子三人某某孫八人某某曾孫三人某某東坡范蜀公誌書曾孫女虞伯生碑張宏範書孫六人某官某曾孫十一人某官某

書孫壻例

葉水心藏氏誌書孫壻虞伯生狀董文用孫女十人長適某次適某某馬石田銘劉伯戶孫女四人一適某一適某唐時孫壻不敢入碑誌或列之碑陰與先友一例權文公之碑王光謙是也

書外甥例

王文公仁壽縣太君徐氏誌書外孫四十七人

孫不宜分屬例

今但書孫又各於孫下系以某子所出爾雅曰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公羊傳曰蓋舅出以鄫世子巫與魯襄公俱是莒外孫同所自出故凡言出者因母姓而云也今以出屬之於父不通甚矣且父在則孫俱屬之父子不私爲一己之有也

不書壻祖父例

女之所適但書壻之姓氏不當及壻之祖父也元明善誌袁夫人史氏書女長適宋相史莊肅公嵩之之孫似伯次適工部尚書余天任之孫昌期次適宋資政殿大學士史巖之之孫益伯以顯宦著名故變例書之蘇天爵誌袁文清女四人其二人書適故觀文殿大學士趙某孫由錫適故相史忠定王元孫公侑

其二人書適同知袁州路總管府事趙孟貫適處州儒學錄余應榘二書祖父二不書者以著名不著名也然已爲濫惡今世不論馬醫夏畦一概書某某之子若孫某不知何謂也

書生卒年月日例

凡書生卒止書某年某月某日不書某時

書國號例

凡書出仕於前代稱其國號當代稱皇柳州柳渾、陳京狀是也

書妻變例

張景妻唐氏再適宋祁載之

書女變例

韓文公三女其長女初適李漢改適樊宗懿誌書壻左拾遺李漢聳集賢校理樊宗懿次女許嫁陳氏三女未笄聳卽壻之別名此皇甫持正變例也

塔銘例

柳州云凡葬大浮圖無窆穴其於用碑不宜然柳州之爲浮圖碑多矣今釋氏之葬不曰碑銘而曰塔銘者猶存不宜用碑之義也

書僧臘例

今之爲塔銘者。於其終也。書僧臘若干。世壽若干。因話錄云。釋氏結夏。隨其身之輕重。以蠟爲其人。解夏之後。以本身驗於蠟人。輕則爲妄想耗其氣血矣。今作伏臘之臘。失其義矣。柳州書爲僧凡若干年。其壽若干。或凡年若干爲僧若干期。

僧稱公例

凡僧稱某公。皆以其名。宋景濂塔銘可按也。今乃以其字稱公。此村野驅烏所爲。奈何文章家因之。

寺碑例

宋景文筆記云。碑者。施於墓則下棺。施於廟則繫牲。古人因刻文其上。今佛氏揭大石鏤文。士大夫皆題曰碑銘何耶。按儀禮。碑在堂下。三分庭之一。當碑揖。宗廟路寢庠序皆有碑。所以識日景。是不特繫牲而用也。碑於釋氏無礙名義。如王簡棲頭陀寺碑文。其來已久矣。

銘法例

祭統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故昌黎云。應銘法。若不應銘法。則不銘之矣。以此寓褒貶於其間。然昌黎之於子厚。言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誌李于。單書服泌藥一事。以爲世誡。誌李虛中。亦書其以水銀爲黃金。服之冀不死。誌王適。書其謾侯高事。誌李道古。言其薦妄人柳泌。皆不掩所短。非截然諛墓者也。

論文管見

昌黎陳言之務去所謂陳言者每一題必有庸人思路共集之處纏繞筆端剝去一層方有至理可言猶如玉在璞中鑿開頑璞方始見玉不可認璞爲玉也不知者求之字句之間則必如曹成王碑乃謂之去陳言豈文從字順者爲昌黎之所不能去乎

言之不文不能行遠今人所習大概世俗之調無異吏胥之案牘旗亭之日歷即有議論敍事敝車羸馬終非鹵簿中物學文者須熟讀三史八家將平日一副家儅盡行籍沒重新積聚竹頭木屑常談委事無不有來歷而後方可下筆顧倉父以世俗常見者爲清眞反視此爲脂粉亦可笑也

作文雖不貴模倣然要使古今體式無不備於胸中始不爲大題目所壓倒有如女紅之花樣成都之錦自與三村之越異其機軸今人見歐曾一二轉折自詫能文余嘗見小兒摶泥爲炕擊之石上鏗然有聲泥多者聲宏若以一丸爲之總使能響其聲幾何此古人所以讀萬卷也

敍事須有風韻不可擔板今人見此遂以爲小說家伎倆不觀晉書南北史列傳每寫一二無關係之事使其人之精神生動此頰上三毫也史遷伯夷孟子屈賈等傳俱以風韻勝其摹倣尚書國策者稍覺擔板矣

文必本之六經始有根本唯劉向曾鞏多引經語至於韓歐融聖人之意而出之不必用經自然經術之文也近見卩子動將經文填塞以希經術去之遠矣

文以理爲主然而情不至則亦理之郭廓耳盧陵之誌交友無不嗚咽子厚之言身世莫不悽愴郝陵川

之處眞州戴剡源之入故都其言皆能惻惻動人古今自有一種文章不可磨滅眞是天若有情天亦老者而世不乏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皆以大文目之顧其中無可以移人之情者所謂剝然無物者也作文不可倒却架子爲二氏之文須知堂上之人分別堂下臧否韓歐曾王莫不皆然東坡稍稍放寬至於宋景濂其爲大浮屠塔銘和身倒入便非儒者氣象正元美爲章篤誌以刻工例之徵明伯虎大函傳查八十許以節俠抑又下矣

廬陵志楊次公云其子不以銘屬他人而以屬修者以修言爲可信也然則銘之其可不信表薛宗道云後世立言者自疑於不信又惟恐不爲世之信也今之爲碑版者其有能信者乎而不信先自其子孫始子孫之不信先自其官爵贈謚始聊舉一事以例其餘如□□□主江西試以試策犯時忌削籍有無賴子高守謙結黨十餘人恐喝索賂□不應遂掠其資以去□尋死崇禎初昭雪死事者竄名其中得贈侍讀學士今其子孫乃言逆奄竊柄□□抗疏糾參幾至不測閣臣爲之救解已而理刑指揮高守謙等緹騎逮訊□□辯論侃侃被拷掠而斃崇禎初贈侍讀學士謚文忠脫空無一事實不知文忠之謚誰則爲之且幷無賴之高守謙授以僞官眞可笑也潛汝禎建逆奄祠於西湖□□□已臥疾不能起奄敗遂有言□□入祠不拜爲守祠奄人所梃因而致死以之入奏者今無不信之矣近見修志有無名子之子孫以其父祖入於文苑勃然不悅必欲入之儒林而止嗚呼人心如是文章一道所宜亟廢矣

所謂文者未有不寫其心之所明者也心苟未明劬勞憔悴於章句之間不過枝葉耳無所附之而生故

古今來不必文人始有至文凡九流百家以其所明者沛然隨地湧出便是至文故使子美而談劍器必不能如公孫之波瀾柳州而敍宮室必不能如梓人之曲盡此豈可强者哉

# 南雷文定附錄

束髮交遊於當世之名公鉅卿鮮有不摳衣進謁者故無責沈之文過泗之譬諸老先生亦以其能提筆伸紙不惜與之往復積歲月之久尺牘盈千爲置大牛篋零碎不復條貫數年來東西遷徙擔頭艙底失爲闇媪脂燭者不少矣文定刻成自念醬瓿之物難邀蠶曰之詞因簡近時數通冠於篇端黃宗羲識

錢謙益 牧齋

湖上接手教爲之盱衡擊節嘆賞稱快不謂高明意見與鄙人符合如此自國家多事以來每謂三峯之禪西人之教楚人之詩是世間大妖孽三妖不除斯世必有陸沈魚爛之禍今不幸言而中矣邇來則開堂和尙到處充塞竹篦拄杖假借縉紳之寵靈以招搖簧鼓士大夫掛名參禪者無不入其牢籠此時熱喝痛罵斥爲魔民邪師不少假借者吳越間只老夫一人耳何幸而又得一太沖德必有鄰法無孤起寥寥宇宙從此不至形單影隻自傷孤另良可喜也秀初近來相晤一沙彌扶杖數比邱侍行裝成一善知識模樣正眼熟視之幾欲發狂大笑略交一二語渠見我滿口鄙穢掩耳而去去而反覆思之不禁其啞然失笑也第不可因此輩可笑可鄙遂哆口謗佛謗僧譬如一輩假道學大頭巾豈可歸罪於孔夫子乎斯世中豈無一二高僧精通佛說禪律交修者彼不欲聚徒領衆蕭然於空山古寺之中人亦無從物色

耳。陽明、龍溪。得禪門之精。改頭換面。自出手眼。學佛而不知儒。學儒而不知佛。徐六擔板。各見一邊。總使成就。只是一家貨耳。太沖於此處。想已大有欄柄。放開兩眼光明。爍破三千大千世界。勿但拾儒門餘唾。寄身在宋元諸儒儲胥虎落之內。老夫雖衰遲失學。尙能執鞭弭、捧槃盂。以從事邾莒之後也。注楞嚴經正要宣明此一部經。殺盡天下妖魔和尙。若待殺盡和尙。然後注經。孔夫子近不能殺季孫。遠不能殺陳恆。何以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乎。放筆及此。料太沖必以吾爲知言也。近有人談及杭城二僧。一是活佛。一是妖僧。戲作判斷一篇。大爲叢林傳誦。惜已失其稿。無從博一噴飯耳。楞嚴流變三疊。雖畫圖見示。覽之尙自茫然。乞將長水注文。詳細疏解。如何是一橫一豎。如何是進動算位。圖形指事。確實訓詁。使鈍魯人一見了了。方可了此段公案。不妨以名世大儒。暫現邨夫子老學究身。掀開兎園册子。教寫上大人讀都都平丈我。方是老夫眞切領教處也。覿面未能。郵筒可達。勿憚勞。勿吝教。望之望之。敬此九頓。以請仁規。便郵信筆滿紙。卽日返懼。敬俟德音。清和廿日燈下。通家老生錢謙益頓首奉啓於昭慶僧房。

## 顧炎武　甯人

辛丑之歲。一至武林。便思東渡娥江。謁先生之杖屨。而逡巡未果。及至北方十有五載。流覽山川。周行邊塞。得古人之陳蹟。而離羣索居。幾同傖父。年踰六十。迄無所成。如何如何。伏念炎武自中年以前。不過從諸文士之後。注蟲魚、吟風月而已。積以歲月。窮探古今。然後知後海先河。爲山覆簣。而於聖賢六經之指。國家治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漸有所窺。恨未得就正有道。頃過薊門。見貴門人陳萬二君。具諗起居

無恙因出大著明夷待訪錄讀之再三於是知天下之未嘗無人百王之敝可以復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還也天下之事有其識者未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古之君子所以著書待後有王者起得而師之然而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聖人復起而不易吾言可預信於今日也炎武以管見爲日知錄一書竊自幸其中所論同於先生者十之六七惟奉春一策必在關中而秣陵僅足偏方之業非身歷者不能知也但鄙著恆自改竄且有礙時未刻其已刻八卷及錢糧論二篇乃數年前筆也先附呈大教儻辱收諸同志之末賜以抨彈不厭往復以開末學之愚以貽後人以幸萬世曷任禱切

沈壽民 眉生

知己之難久矣梨洲先生之於弟與弟之於梨洲先生今世裁一見耳家卬姪招晤瀕上反覆存注恨不即披衣從之世路羊腸蹋天蹐地不敢踰咫尺先生悉此情事哉初意道駕西來不腆敬亭願撰杖屨自此陟黃嶽渡漸江下嚴瀨買舟而東拜吾母太夫人堂下日復一日好音不續此志漸頹眼中之人老矣而弟尤甚奈之何哉奈之何哉道旨媿未親承然於諸時賢傳誦頗闕什一古今生知唯堯學知唯舜大禹□□說艱說難殆困知也旨哉言乎佩服佩服

巢鳴盛 端明

陽九竟逢江濤難遡入春以來愁病有加笑言唯夢勝遊之訂付之永歎追維教思殷勤東望增企春仲晤復老知道兄力學命齋侍慈幃於遲暮振家學於後昆雖白首窮愁亦復何憾其視栖遑羈旅遠違北

堂亦甚遠哉特恨一江之隔行路之難不獲登堂問道領受教益爲耿耿耳

李清 映碧

弟家居近三十載今行年七十三矣舊時知識零落山邱忽一羽從空而下啓而視之則先生大札也爲且驚且喜已聞太夫人壽躋八旬益歎爲先老先生忠義之報而大札到日屈指卽太夫人華誕此亦一奇也小刻數種附上亦令使先生知不肖三十載內唯矻矻一卷書以消茲長日耳遺事三則如命補呈又在南垣時曾爲朱恆岳議補謚而竟以他人報罷敬同小記舊作俱呈政亦區區不忘幷州之意云耳況其大乎

施博 約菴

奉讀教示深感與人爲善至意博於蕺山先生雖向往甚勤實未嘗登門親炙以致老而竟未有聞惟承貴同門諸兄下交者十數述先生言行不無詳略嗣聞尊兄寓石門正欲摳趨左右而駕已旋返前歲只一會高弟禹梅兄訊道履恨不能請益函丈也復承賜砭夾雜禪學此實有因初非傳誤蓋博當甲申乙酉臥病兩年又以先人未葬老母須養偷生惜死以至於今每與出世者往還則知傳之非誤矣自分不可爲聖人之徒蚩蚩以待盡隱衷尙有餘愧義所勿卹也忠端公日星河岳之標博少而知仰今覩太夫人節略忽憶丑寅間光景不覺涕零諗尊兄學問得於庭訓又切也先生歿已三十年責在後死今日任發明之重者非黃先生而誰昔年惲仲昇兄使道過訪同門張考夫兄博幸與聞謦咳且得誦所作先生

傳詳盡有體正可相與共肩師傳以尊兄與仲昇兄如孔門之曾閔或非餘子可望耳

惲日初 仲昇

河干握別倏已五年跂想無已筱兄郵中得手教知故人之思彼此同也弟今年七十又加二精神志氣較五年前更大相懸不復能讀書有所厲進而二三舊學兄弟又不能合幷相劘切崦嵫日月盡棄之於無用爲可歎息不知仁兄何以策之先師節要敝鄉學者亟欲見其書遂謀付梓所乏紙價不能廣爲流通今却寄一部卷首要刊同門姓氏弟不知其詳吾兄幸爲參酌有關係者數人寄示老師之學同門中惟吾兄能言之或作序或書後惟尊意吾兄所爲狀欲采入附錄中幷望惠教節要中有可商榷處更希一一昭示

陳確 乾初

仁兄以碩德宏才擴無類之教喚醒羣迷吾道幸甚弟病癈十有五年困苦萬狀尙賒一死不知何故惟有冥心待盡而已弟愚人也何敢言學唯是世儒習氣敢於誣孔孟必不敢倍程朱時爲之痛心性解數篇呈教據編見所及如此是非一聽天下之公弟何敢強辯重蒙駁正感極涕零病極未能一一作答唯有痛自刻責己耳空玷山陰之門不能設誠制行卽一二知己未能相喻何況其他爲學原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卽弟所答劉世兄書極爲辭費自以通家骨肉直抒胸臆如此已深悔其瀆矣

吳任臣 志伊

道左一別。忽復逾時。竟未能晨夕追隨。以聆教益。中心殊耿耿也。竊謂古學至今。幾成絕響。不惟調高白雪。抑且技擅屠龍。有志讀古。動多窮困。故時輩反有以此爲戒者。得虎座倡學東南。眞不啻今日之廣陵散矣。虞山既逝。文獻有歸。當今舍先生其誰所望。時惠金玉。通假典墳。左推右輓。進顓蒙而教之。幸甚幸甚。拙著十國春秋。專竢薛居正舊五代史。略爲較讐。遂爾卒業。前已承允借。今因仇滄兄之便。希慨寄敝齋。一月爲期。仍從滄兄處璧上。斷不敢浮沈片紙隻字。切禱切禱。

陳之問　令升

主一兄來。獲誦教言。感先生所以相期者甚厚。弟循省一生虛過。固由資在下中。中更塵網。亦由十室之邑。無人爲導其先路者。倀倀然迷方易嚮。不能自拔。以致此也。今年運而往矣。先生不鄙而詔戒之。遂牽輓以千里之程。則弟有不任受而已矣。何則。瞽者之得相。終無與於昭曠之觀。而奔軼絕塵之行。非所期於弱喪之子也。今夫劉阮之丹徒。新息之壺頭。其老而不自佚一也。然而丹徒之鎚壺頭之霧。千載無比。而憐之者。何也。則自量與不自量之分也。弟又流觀紡授蓮鬚檢溪雪苑諸篇。其才力矯然。足以自命。一時意氣之盛。亦曰壯哉。然所作者。大都時賢詩文集序。暨聚散離合之迹已爾。微言大義。既鮮發明。卽於主困國危。政窳民敝之故。不能推原極論。有如劉去華、杜牧之之文。恐一傳再傳。未必不與草木同朽也。弟經術政術。固未有知。於今從事髦耆之往來。舟車之感觸。才力不足以逮數公。而時與地又束之矣。先生其何以振我乎。長夏以來。稍獲蘇息。因自課日讀書五十葉。約計一年强半。亦可得萬葉有餘。假令十

年未塡溝壑。尙可得十餘萬葉。蘇公云。老人當爲死時將得去者。弟但汨沒此十萬葉中。以死。其將去與否。未之或知爾。先生其亦許此意乎。惠示蕺山夫子狀。弟反覆數四。以爲此淵明所云。如臨如履。戰戰兢兢之文。亦淮南所云。一出一入。字挾風霜之文也。附名剞劂。豈非深幸。篇中亦他無忌諱。但易名之典。有出於江東者。弟意欲刊去之。幷去擡頭。以明易代。此覆瓿潛溪集例。然未奉命先生。又未敢以率爾爲也。定菴祕其板而不出。恐亦此意。弟今請更而顯出之。先生以爲何如。文案四帙。緘上。又三帙在許欲爾處。未能卽歸。吳子昇臨陽明先生像。附使者以往。涼天勝日。敦望先生杖履一來。爲十室邑中披蓬藋也。

李遜之 膚公

同難兄弟。眞如同生。況吾兩先人。又同時殉義。生死相依。千古相期。爲當日無兩者乎。乃吾輩竟不能握手盟心。時敍舊誼。亦何以無負先人。稱爲人子哉。憶自甲申秋。在金陵邸中。一接台顏。嗣後遂爾杳然。世變紛紜。干戈滿地。一江之隔。邈若天淵。弟因遭亂以後。疊遘死喪。痛深骨肉。幾不知有生之樂。惟念先人志業未繼。恐墮箕裘。戢影窮鄉。不敢涉足門外。遙念世契兄弟。時形夢寐。頃忽辱二哥翩然枉顧。大慰渴思。因知吾老翁兄閉戶著述。從事國史。將成一代金石之業。弟亦有志斯事。而以才力旣拙。兼之見聞復孤。撫卷茫如。空嘆望洋。未識能特造元亭。一展問字之誠。以增益其未逮。圖與老翁兄共成勝事否也。

張玉書 素存

黎洲黃先生著書滿家。溫綸延召。惠然肯來。是所引領。萬一鋒車少緩。必求罄發所藏。錄送史館。不獨同

人之幸實大典之光也惟老年臺爲弟切致禱私至感至荷與許酉山書

葉方藹訒菴

黎洲先生久留貴治深爲可喜匆匆不敢具書問候目下史事意欲藉手老年臺轉求其一言之誨想高賢決不吾拒也先生留心此事已久家中藏書必富萬歷編年乃其先公筆而史概國榷等書又皆淵人撰述也不揣冒昧就目中所開此閒未有者錄一單奉寄求老年臺令善書胥史就梨洲先生家盡數抄寫爲幸與許酉山書

李本晟浙撫

不佞封疆外吏祕館丹鉛非所與聞然天子方有意文治愼選名宿詞臣崇典史事又博訪海內稗官以備一代盛典則體聖明之意以蒐採遺書固外吏分所宜然昨偶諮寧令知先生抱道懷古探名山之祕笈發二酉之微言網羅之富充棟汗牛正冀先生一披條例以導愚蒙猥荷錫以教言不佞展閱來函蓋不禁悚然驚眩益嘆斯事之難也以潛溪之博洽纂成元史自宜師型班范肩比陳歐而見聞所及猶以疏漏遺譏則今日在事諸公又未審於潛溪若何且瀛國公以延祐庚申產子沙漠育於明宗而爲順帝謂之庚申君此亦呂秦牛晉之事也元末有大行黃華山隱士權衡者撰庚申大事記備載罕祿魯氏生子之詳洪武二年採風者上之於朝而元史不載則其闕遺已多況今日乎至如台示所云葛祿與權之庚申外史又不佞所未見矣故明大案如交趾之得失哈密之予奪河套之去存景泰監國之功罪嘉靖

大禮之是非。萬泰黨人之邪正。紅丸梃擊之然疑。闖獻二寇之誰實釀成。啓禎兩朝之誰爲賣國。勝國原有養士作人之恩。而丁公之背漢者不足稱。本朝自係順天應人之舉。而桀犬之吠堯者不必諱。既將勒成信史。必應闡幽抉隱。以定千古爰書。今之君子。何去何從。筆底褒貶。可無定識。又如故明野史。以參贅石抹之劉文成。稱其預指西湖雲氣。以隻手支天之于忠肅。誣其慫恿景帝易儲。以笑談定亂之王文成。詆其曾與宸濠結納。苟使漫無確見。遽爲邪說所搖。能不顛倒黑白。使古人蒙冤地下耶。又其甚者。淺夫陋儒。妄信怪書。韓成代死之訛。史彬從亡之謬。舛誤相承。何所援據。錢虞山辯證甚悉。操觚家似不可不從而是正也。更有質者。宋自德祐北去。閩嶠之恭宗。厓山之帝昺。未聞後之作史者。刪除年號。故明崇禎失御。南方另有支傳。未審宜列何例。此又大費推敲。諒先生山居揣摹。必有成局。儻出千秋卓見。以破舉世疑城。即勒成一家之書。以補正史所未備。亦安有不可乎。書目所注。半多未見。俟政穴稍暇。或給價購置。或發吏抄謄。再當隨宜彙萃。擇其佳者。獻於當宁。亦非不佞所敢私也。

李士禎 浙藩

史才之難。班揚而下。實罕其儔。名賢博綜今古。爲太史公推薦於黼扆。已奉綸音下澣徵車賁門。自宜剡日趣裝。仰副憲老乞言之典。儻鍾情邱壑。不欲涸跡長安。即將素所著撰見聞錄。送貴郡太守。緘封以便轉呈。或欣然命駕。上答旁求。尤所願也。跂予跂予。

施維翰 浙督

先生積學宏才。從容貯望。石渠虎觀。方藉剖析異同。僅以省志奉屈。實非所安。然晨夕編摩。綜核精確。宋范當年。度無以踰。昨承尊諭。敬佩謙光。雖名爲賓。實似豈大雅所尙。然弟之所賴以主持者。實非小補。俟與撫軍熟商報命可也。

曹　溶　秋岳

河上干旄。不足動高賢之盼。國史蹉跎至今日。海內有餘仰焉。弟衰後始解讀書。蒼蕞末年事七八種。得之親見。稍異剽聞。終苦雙腕頹唐。不稱頌黼之意。頻思刺舟艋登著作之堂而請焉。萍跡飄搖。望先生如天上。近知絳帳東來。兩中丞公以通志相屬。借班馬之才。施之郡國。似爲小屈。然一鄉文獻。藉以不朽。所係甚大。太史方折衷於此。豈特各省修志者視程度爲步趨乎。弟歷觀前史人才。莫盛於斷續之交。霜雪侵凌。勁節乃顯。前年見湯荊老。近見倪闇老。甲申以後諸公。皆得列於大傳。直筆如此。深可歎羨。我鄉自罹變故。謹身自重之夫。不勝紀載。若縉雲寶水鄭公。其一也。從令嗣瑚山郡丞得其傳。輒奉先生。惟登之儒林。略其官閥。鄭公有易蒐、春秋質疑、漢語林。實爲功經史者。弟言之。非僭也。

湯　斌　潛菴

戊申承先生賜證人會語。又得讀蕺山遺書。知吾道眞傳。實在先生。此心歸依。寤寐以之。惜當時渡江匆匆。未得面晤。至今歉然。戊午入都。於葉訒老案頭。得讀待訪錄。見先生經世實學。史局既開。四方藏書大至。獨先生著述宏富。一代理學之傳。如大禹導山導水。脈絡分明。事功文章。經緯燦然。眞儒林之巨海。吾

黨之斗杓也。承乏試事。擬撤棘後。方圖一登龍門。遂夙昔之願。乃蒙主一年兄惠然遠臨。恭接台函。眷愛殷殷。若以爲可與聞斯道者。斌何幸得此於先生哉。竊以學者要在力行。今之講學者。秖是說閒話耳。詆毀先儒。爭長競短。原未見先儒眞面目。學者不從日用倫常躬行實踐體驗天命流行。何由上達天德。何由與千古聖賢默相契會。如此。卽推奉先儒。與詆毀先儒。皆無當也。蕺山先生曰。天理何理。歸之日用。日用何用。歸之自然。又曰。心體本自圓滿。忽有物以攖之。便覺有虧欠處。自欺之病。如寸隙當隄。江河可決。此切至之言也。先生曰。蕺山從嚴毅清苦中發爲光風霽月。學問縝密而平實。人譜一書。眞有途轍可循。不患不至上達。此善論蕺山者也。斌謂今日學者當以蕺山爲宗。卽所以救末學之流弊。而得大中至正之道。無事他求也。承諭蕺山學案序。自顧疎陋。何能爲役。然私淑之久。不敢固辭。此最有關係文字。目下匆匆起行。不敢率爾命筆。舟中無事。敬書請政。斌得附名簡末。遂數十年景仰之私。爲幸多矣。忠端公集。盥手拜讀。如對道容。敬謝敬謝。臨楮瞻依。言不盡意。

## 前人

六月十一日。得接二月台函。讀之如侍几席。不勝欣忭。弟學無原本。先儒心傳。不能深究。獨有慨於世之學者。不務心得。黨同伐異。一唱百和。如未見人之形影。而襲譏其妍媸。亦無當矣。於先儒本無加損。但恐後生迷於趨向。正學日晦。故拙序稍稍及之。至於蕺山先生學術精微。未能窺測萬一。方敬聽斧削。過承獎借。媿甚媿甚。讀論理學傳書。辯論精詳。至當不易。與鄙見字字相合。四年以來。與同事諸公諄諄言之。

主持此事者。皆當代巨公名賢。弟生長僻陋之鄉。學識不足動人。爭之不得。今得先生大篇。益自信所見之不謬矣。此何等事。而以私見行之。可怪也。路遠不能常奉德音。南雷文案刻成。便中見示一册。朝夕諷誦。如聆欬聲。感當何如。臨楮不盡依依。

吳　涵　容大

涵自束髮受書。竊聞先生之名。高山之仰。少而有志。蓋先伯父華崖、與先姑丈錢子與兩先生。俱在復社。家庭譚集。時同先君子道東林學術之正。名節之重。爲涵等兄弟勗。以故識先生爲當代之斗極也。及先生設帳吾邑。涵是時方溺於科舉帖括之文。未由奉教。時時聞先生之緒言。開發聾聵。私心嚮往愈切。嗣後過海昌講院。始得近先生之光。讀先生之書。顧又以榮榮在疚。神魂顛倒。高賢之教。覿面失之。迄今又八九年矣。自笑三十年瓣香敬事。卒碌碌無以自狀。親炙有道。兒童夙志。壯乃負之。清夜自慙。有同暴棄。然而此情依依。固無異在弟子之列。茲來京邸。同萬貞一年兄朝夕晤對。得以時悉道履。更從貞一處盡窺先生著作。竊謂文以載道。春華秋實。古罕有兼。自大集出。藝林學藪。合而爲一。使得掛名於其集中。聲施不朽。豈非所願。況以邀先生之獎借。隻字之褒。比於華袞。而因以傳諸後世者爲聲施。更當奚似。此涵所以捧書而讀。讀竟而思。不揣敢有請於先生也。念先君子幼罹孤苦。孝友倍篤。長更亂離。謝棄場屋。閉門掃軌。惟以訓子讀書爲事。生賤兄弟五人。恩勤教育。拮据以資。兩先兄既以無祿早世。涵雖叨一第。風木銜悲。鮮民之痛。百死莫贖。計所以爲吾親沒後之榮者。惟有丐情於賢人君子。賜之一言。傳之無窮。庶

足挽不孝之罪於萬一。當今之世。非吾先生其孰克傳之耶。先生仁孝性成。每見大集中語及忠端公遺事。悲嗚哽咽。尤覺情至。凡爲人子。各有同心。先生錫類之孝。樂善之誠。甯無取乎此也。況先君子生平制行。確有本末。以一諸生重然諾。敦信義。赴友生之急難。攖鱗觸網。在所不顧。如曹遠思諸公。當滄桑變後。告密紛紛。先君子隻手撐持。俾無傾覆。先生儻以鴻文鉅筆。闡發幽光。則複壁藏岐。舉家納儉。要亦未足多耳。涵原擬肅謁函丈。敬達鄙忱。奈羈旅京國。無從陳懇。特與貞一熟議。緣貴郡馮公祖還越之便。謹南面稽首郵寄以請。望先生之不拒之也。先生儻念其數十年敬慕之誠。鬱積而未得達。今乃敢通聞問於左右。其所陳請者。在於顯揚其親。凡世俗炫耀之詞。一無足取。惟大賢之表章。乃爲足重。區區此念。或可弗棄於門牆之外。惟先生哀而察之。行狀一通。附呈台覽。小詩數首。竊附蓼莪之義。幷以寄正。一芹引意。殊媿不恭。然雲天高誼。繼此報答。正自靡涯。不盡之衷。復托貞一代致。刻資一函。大文成後。祈付杭城。即爲增刻入南雷文案內。則藉以不朽者。存歿均戴也。

陳維崧 其年

崧髮未燥。即知忠端公當代之日星河嶽也。稍長讀書。授章句。隨家大人後。獲識海內賢豪諸先生。年十三。即執經樓山夫子之門。蓋梨洲先生之高風。得於父師所頌述者。非一日矣。嗣後世故輈張。樓山師既慷慨赴義。先大人亦修所南皋羽之節。茹恨黃壚。遺蹟不彰。將就湮沒。崧誠私心痛之。每欲乞當世能文章者。作爲傳記。以附不朽。而數年以來。環顧父友。無一二人在者。黯然魯靈光。獨有黃先生耳。若又不剞

肝瀝血。哀懇大君子前。賜以誌銘。鐫之墓石。是崧遂忍死吾親也。崧即靦焉若禽獸哉。何敢出此。當今不乏能文家。以韓歐自命。然貴而在上者。雖瑰辭鉅製。舉非先子之所樂聞。其窮而在下。操著作之柄者。又（原闕）

# 南雷文定跋

右南雷文定前集十一卷。後集四卷。三集三卷。詩歷四卷。國朝黃宗羲撰。案先生字太冲。號梨洲。餘姚人。明御史黃尊素子。事蹟著撰具見全謝山鮚埼亭集所撰神道碑。暨阮文達國史儒林傳稿。而江鄭堂漢學師承記。附先生與顧亭林傳於卷末。此自有定論。然先生與顧亭林原不專以漢學名也。全謝山稱先生年尚少。閣學文文肅見先生行卷。曰是當以大著作名世者。都御史方孩未亦曰是眞古文種子也。又稱先生以濂洛之緒。統會諸家。橫渠之禮教。康節之數學。東萊之文獻。艮齋止齋之經濟。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連珠合璧。自來儒者所未有也。又稱先生之文。不名一家。晚年忽愛謝皋羽之文。則其所處之地同也。又稱先生多碑版之文。其於國難諸公。表章尤力。至遺老之軍持自晦者所稱許。吾鄉祇周囊雲一人。就文章而論。其推挹也亦至矣。阮文達定香亭筆談。稱先生忠義著於前朝。經史冠乎昭代。詩其餘事耳。不寐偶作云。年少雞鳴方就枕。老人枕上聽雞鳴。轉頭三十餘年事。不道消磨只數聲。語極曠達云云。詩非先生所長。然正自不俗。偶得是集。特重刻之。以識景仰之私。咸豐癸丑長至後五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南雷文定
前集 後集 三集
四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撰者 黃宗羲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 王模 謝雨東 宮秀 沈抱秋）